



恩斯特·台尔曼

他的階級的兒子

威利·布莱德尔 米夏尔·切士諾—赫尔著



恩斯特·台尔曼

我們在回憶自己過去的自豪而得意的時刻和事迹時，所獲得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

——恩斯特·台爾曼

一部偉大的影片 描寫一位偉大的德國工人領袖

恩斯特·台爾曼是德國工人階級在反對貧困和權利的剝奪、反對興起的法西斯主義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危機的鬥爭中的領袖。他是國際工人運動中最孚眾望的領導人之一。他在法西斯監獄中堅貞不屈，向各國愛好和平的人民體現了德國反法西斯人士反對希特勒的血腥獨裁和戰爭罪行的英勇鬥爭。因此，每個正直的德國人都把紀念恩斯特·台爾曼一事看為是神聖的，他的一生和鬥爭是每個人的榜樣。

這部偉大的台爾曼傳上集恩斯特·台爾曼——他的階級的兒子，真實而動人地描述了恩斯特·台爾曼成長為漢堡工人和德國共產黨的傑出革命領袖的過程，他和普通人民的緊密聯繫，他對無產階級事業的無限忠誠和他對勝利的不可動搖的信心。在這部影片中，由共產黨領導的德國工人反對魏瑪共和國里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反動派的鬥爭，獲得了卓越的藝術表現。這部影片將不僅在德國工人當中，而且也將在敬愛過恩斯特·台爾曼和為他的生命鬥爭過的各國愛好和平的人民當中，受到熱烈的推崇和感激的贊揚。

威廉·皮克 1954年一月二十五日於柏林

1918年十一月。在西綫前方，一个灰沉沉的秋天日子。这一天天气陰冷而潮湿。一片光秃秃的、被炮弹翻耕过的、寬闊的田野，到处尽是炮弹坑、炸断了的鉄絲網和陣亡的士兵尸体。一阵阵猛烈密集的炮火从法軍陣地隆隆地轟过来。在隱隱的远处，有一隊德國炮隊在回击着。

士兵漢勒士·哈姆斯勇猛地跳躍着，穿过被炮弹炸得四处噴射的泥土，越过这片田野。一排重榴彈炮的炮弹呼嘯着飛过来。漢勒士·哈姆斯扑倒在地上。他队倒在摄影机前面。炮弹爆炸的时候他把头緊貼地面。泥塊嘩嘩地落在他身上。但是爆炸声一过，他又向前面眺望了。他臉上露出难于抑制的高兴神色。人們可以看出他准备把一件消息帶給他的战友，这消息对于大伙的命运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

他朝着一个已經打毀了的炮兵陣地奔去。陣地構築在一条鉄路路堤的后面。路堤的斜坡被一个个炮弹坑弄得支离破碎，鉄軌的遺骸冲着天空翘了起来。一輛翻倒的火車头躺在路堤的下面。有一条坑道从側面穿進斜坡里去，用木椿撑住的坑道入口上面堆着沙袋。坑道的左边擺着一門門長頸野战炮，炮口伸到路堤的上方。在坑道上面的路堤上弥漫着排炮轟击起的硝烟。排炮第二次轟击的地点更近了一点，并且打着了这个炮兵陣地，第三次轟击打得更加近了，噴起来的泥土遮沒了銀幕上的圓面。

坑道里面充滿震耳的轟轟聲，泥沙從坑道頂板的橫梁之間沙沙地落下來，遮擋了視線。慢慢地銀幕上的畫面才又恢復了清晰。這條坑道用橫梁支撐着，只有少許的光綫透進來，里面大約蹲着十五個德國兵，有幾個頭上戴着鋼盔。在坑道的入口靠邊一點，有一個穿着士兵制服的男子坐在一張簡陋的桌子旁邊，只看見他的背部。他是恩斯特·台爾曼。他在寫東西。炮彈的爆炸聲很近，坑道的頂板在震顫着。泥土又沙沙地落下來。士兵們心神十分不安地望望頂上。恩斯特·台爾曼毫不驚動地繼續在寫。他只是動了一下手，把那根插在瓶口上、擺在他旁邊的、閃動着火焰的蠟燭移到離自己更近一點。在他背後，緊靠着坑道的入口站着士兵庫德爾·厉密勒。他小心翼翼地向外面望了一眼，然後又把頭伸過寫字人的肩膀看着。

恩斯特·台爾曼——現在也還只看到他背部——抬起了頭，把他剛剛寫下來的東西念給其他的人聽：

弟兄們，咱們還在等什麼呢？咱們什麼時候才學俄國兄弟的榜樣啊！祖國到處掀起了浪潮，要推翻那萬人咒罵的君主政體。工人們在進行大罷工反抗暴力！

正在這剎那漢勒士·哈姆斯衝進了坑道的入口。他用雙手緊緊地抓住入口的兩根柱子，上氣不接下氣斷斷續續地說：

弟兄們！……在基爾！……水兵們起義啦！……兵艦上都飄揚着紅旗！……還有，卡爾·李卜克內西出獄啦！

有好几秒鐘之久，坑道里完全肅靜無聲。接着士兵們都跳了起來。欢呼声响成了一片。有一个人得意地嚷着：

咱們的海港起义啦！

另外一个人喊着：

現在干起來啦！到处干起來啦！

恩斯特·台尔曼站了起來。我們第一次看見了他的臉。他的喜悅的目光注視着漢勒士·哈姆斯。他沉着地、几乎是慢吞吞地朝着他走了几步。然后他突然用了一个猛烈的动作一把抓住他的肩头，叫了一声：

漢勒士！

在突然爆發的喜悅之中，他們兩人互相擁抱了。士兵們把他們倆团团圍住。台尔曼高兴得得意忘形，把漢勒士·哈姆斯高高地舉到坑道頂。鋼盔从哈姆斯的头上滑落下來，叮叮咚咚打在站在周圍的士兵身上，他們高声大笑地縮着頭，一面去抓那頂鋼盔。猛烈的炮火現在平息下去了，但是始終還听得見遠處的爆炸聲。

台尔曼向桌子走去，在它面前站住了。他把鋼筆拿在手里，深思了一會兒，接着又重新开始寫起來。

庫德爾·厉密勒問道：

口號是什麼，台尔曼同志？

台尔曼抬起頭來，望着士兵們。他情緒激昂，象對前綫的全体士兵在說話一樣，他說：

轉過槍來！掉轉槍口，士兵們！

他的話很鼓舞人，得到大伙一致的同意。有一个士兵說：

這口號可太好啦！

另外一个說：

这个口号咱們可等了好久啦！

台尔曼用有力的字体迅速地在傳單上斜着寫了几句。然后他望望周圍想找一个人。

費特·楊森哪兒去啦？這張傳單必須馬上复印。

哈姆斯上前一步：

恩斯特，把它交給我吧。反正得回去的。我認得那个地方。

台尔曼：

好吧，漢勒士！

台尔曼把傳單交給他。哈姆斯細心謹慎地把它塞進自己的信袋里，就朝門口走去。在坑道的入口，庫德爾·厉密勒对他說：

嘿，漢勒士，我一輩子也忘不了今天！

台尔曼对着别的士兵說：

咱們要把这个消息通知所有鄰近的各單位，通知这整段战綫！……你到第三营……你到后备营……

那些接受了台尔曼指示的士兵戴上了自己的鋼盔，就准备离开坑道。

又到了外面戰場上。漢勒士·哈姆斯在田野上跑着。只有在远处还看到零星的爆炸。从一个打毀了的小叢林里，費特·楊森同着几个士兵走了出來。他們看見漢勒士·哈姆斯跑着穿过一塊平坦的窪地。漢勒士也認出了他們。他从袋子

里掏出那張傳單，一面跑一面揮舞着，並且興高采烈地叫着：

費特——費特！

一陣排炮的炮彈呼呼地飛過來。費特·楊森叫着警告他：

臥倒，漢勒士，臥倒！

炮彈在挨近哈姆斯的地方爆炸了。接着又恢復了平靜，但是哈姆斯不再站起來了。費特向他跑了過去：

漢勒士，漢勒士！

麥克上尉倚着一所房子的廢墟。他用望遠鏡在察看地形。在他背後蹲着一隊敢死隊的軍官和士兵。他們纏了白臂章作為識別，並且槍上插着刺刀。在背景的遠處炮彈在爆炸着。一個下級軍官指着前面的田野說：

那兒有一個人中彈了！

麥克在觀察費特·楊森怎樣從哈姆斯身邊站了起來，並且被他的弟兄們圍住了。他向敢死隊做了一個手勢。他們便站了起來朝着圍住楊森的那一堆人跑去。費特·楊森這時候在向弟兄們宣讀台爾曼的那張傳單。我們還聽見原文的最后一句：

掉轉槍口，士兵們！

夸德上士穿過一條壕溝跑來了。連他也聽見了最后的一句。他吼着：

這兒出了什么事？

一個士兵回答說：

哈姆斯陣亡了！

但是夸德不重視這個報告，他只是盯着楊森手里的那張沾了血跡的傳單。他的胖臉氣得變了樣。他克制着自己，嚴

厉地问道：

这是什么？

楊森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夸德，鎮定地回答道：

我一点也不象你这样爱管閑事。

夸德結結巴巴地說：

这……这样一个……

他現在完全克制不住自己了，他想夺取楊森的那張傳單。楊森把拿着傳單的那只手藏在背后。站在他身边的一个士兵赶忙从他手里拿掉那張傳單，又把它塞給另一个士兵。傳單从这一只手傳到了那一手，就象在战斗中的一面旗帜。夸德完全气晕了，他冲着楊森大吼：

我告訴你，把那張爛紙拿過來……你……你煽动叛乱！

楊森把兩眼眯合起來，把食指放到鼻下擦了一擦——这是他特有的一个动作——突然握起了拳头照夸德的臉上揍了一拳。这家伙被打得东倒西歪地向后退，一跤跌進爛泥坑里。那些站在四周的士兵挤了过去。有几个已經站在炮位旁边的士兵也照样跑了过来。大家都非常激动。有几个士兵嚷着：

揍得对！

这个狗东西！

他們連对死人都不尊重！

有一个士兵惡狠狠地走到夸德跟前說：

滾吧，混蛋！

夸德很費勁地才从地上站了起來，一跛一跛地急忙溜跑了。

秦克带着他的敢死隊穿过一条交通壕跑來了。

夸德上士走到秦克的面前，向他作了报告。

台尔曼从壕溝的另一头走來了，由厉密勒和另外两个士兵陪着。

秦克上尉命令：

上等兵楊森站出來！

大家鴉雀無声，空气緊張得很。費特·楊森站在原地动也不动。台尔曼走進人群里來，站到楊森的旁边。人群里起了一阵騷动。全体士兵都瞧着恩斯特·台尔曼。寂靜的气氛緊張得要炸裂了。秦克上尉用更嚴厉的声調重复一次他的命令：

上等兵楊森站出來！

一个軍官做了一个手勢，那些站在炮隊陣地边上高处的敢死隊拿槍瞄准了楊森、台尔曼和其他的士兵。楊森想走出弟兄們的行列，但是台尔曼用肘輕輕碰了他一下，制止了他。台尔曼自己迈着緩慢而堅定的步子朝秦克走去。士兵們的視線追随着他每一个动作。他走到秦克的緊跟前，很嚴厉地說了一声：

完蛋啦！

他很快地猛然一把扯下了秦克軍裝上的肩章。几乎在同一时刻，他的弟兄們也跳上前來。頃刻之間，全体軍官都被解除了武裝，扯掉了他們的肩章。还有夸德和随同他來的敢死隊也都被解除了武裝。台尔曼轉过身來面对着弟兄們，他一

只手臂往上一伸，把槍高高地舉在頭上，喊了一聲：

革命萬歲！

士兵們附和着他的喊聲，他們也歡欣鼓舞地把槍舉到空中。

在柏林皇家公園里。大家的視線對着皇宮的屋頂。雷鳴似的掌聲象一股浪潮洶湧地滾過這寬闊的廣場，在掌聲中有三個水兵正升起一面紅旗，它在十一月灰沉沉的天空中飄揚着。其中一個水兵是克力山·戴克。

那面威廉皇帝的戰旗從屋頂降到廣場上，軟綿綿地癱成一堆。無邊無際的人群擠滿了公園，里面有工人、婦女、士兵和水兵。許多人帶了武器。卡爾·李卜克內西的聲音響徹了全場：

我們今天就是這樣用德國革命的開始來慶祝俄國革命一周年紀念。

廣場上又爆發一陣雷鳴的掌聲。在皇宮的陽台上站着卡爾·李卜克內西。他用有力的聲調和愉快的表情繼續往下說：

工人們，士兵們，水兵們！你們要警惕，不能讓現在已經贏得的權力再從你們手里丟掉。絕不要放下手里的武器！

那些武裝了的工人和水兵歡欣鼓舞地把他們的槍枝舉到空中。李卜克內西繼續他的講演：

我們要求沒收敵人的財產，要求用法律審判他們！

暴風雨般的掌聲重新爆發了，迎風招展的紅旗發出啪啦

啪嗒的响声伴着。李卜克内西繼續說：

沒收貴族和容克地主的財產！

秦克上尉和阿南上尉穿着沒有官階標志的軍服，冷淡而敵意地擠在歡欣鼓舞的人群當中。他們滿懷仇恨地望着卡尔·李卜克内西，他的聲音繼續响着：

沒收康采恩和銀行的財產！這些是革命提出來的最低要求。它同時也是考驗一個人維護人民的事業是否忠誠的一塊試金石！

又响起一陣雷鳴的掌聲，打斷了卡尔·李卜克内西的話。接着，他以熱情的口號來結束他的講演：

革命萬歲！各民族的和平萬歲！社會主義萬歲！

萬歲的歡呼聲响个不停。槍枝、旗幟、揮動着帽子或手的手臂高高地舉起來，象一片樹林蓋沒了廣場。好幾千人的聲音自由而振奮地唱起了國際歌的第一段歌辭：

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的罪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作一次最後的鬥爭！

一輛火車頭以高速度在奔馳。車頭的前面飄揚着兩面交叉的紅旗。在一輛貨車的車門口站着恩斯特·台爾曼。他戴着一個紅臂章。他背後站着楊森、厉密勒和其他的士兵。他們唱着國際歌：

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

也不是神仙皇帝！
既不是那些英雄豪杰，
全靠自己救自己！

火車經過一個小站并不停車，只是減慢了速度。在月台上站着武裝的士兵、水兵和工人。他們在招手。士兵們跟在火車的旁邊奔跑，一面向開着的貨車車門里拋擲報紙。許多人伸手去抓。台爾曼也拿到了一份。這是燈塔報，第四十三保衛師的士兵委員會的機關報。第一版上用粗大的字體登着：

莫斯科的祝賀！

在一封賀信里，列寧、斯維爾德洛夫和斯大林祝賀德國的革命起義，認為它是一個新時代、勝利的社會主義時代的燈塔。

台爾曼把最後的幾句低聲地，但是用動人的加重的語調念給站在他身邊的楊森聽。他的臉上露出抑制着的情緒和決心。國際歌的歌聲繼續響着：

一切是生產者所有！……

德國共產黨建黨大會的會議廳。前一幕畫面的歌聲繼續唱到國際歌的復唱句，代表們——工人、士兵、水兵——正站着在唱：

這是最後的鬥爭。
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那雄那爾
就一定要實現！

在主席講台旁边站着大会执行主席威廉·皮克，他身边站着罗莎·盧森堡。大廳正面的牆上挂着一条大橫幅，上面寫着：

德國共產党建党大会万岁！

还挂着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画像。講台的旁边站着卡尔·李卜克内西。他臉上洋溢着深摯的热情，和大家一道唱着國際歌的复唱句。这歌声結束了这次建党大会。等歌声停止了，卡尔·李卜克内西跟罗莎·盧森堡和威廉·皮克走下主席台到大廳里來。他們被代表們圍住了。有一个老工人擁抱着卡尔·李卜克内西，激动地說：

卡尔！我們过去在監牢里一直所夢想的革命政党，現在到底建立起來啦！

卡尔·李卜克内西握着他的手，激动地，同时又堅決地回答他說：

是呀，弗力茨。这个党会把具有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一切幸福的願望和斗争的決心具体地表現出來的！

有一个工人同意說：

成千上万的人會到咱們這邊來的。那些最优秀最有決心的人！

有一个水兵插嘴說：

到那时候咱們就能象苏联一样，來个总清算啦！

卡尔·李卜克内西用堅強的語氣說：

是呀，同志們。但是我們現在還站在起点的起点呢。我們還必須跟全世界上的敵人作斗争，这样才能解放全人类。那他們將是自由的人，快乐的人，愛和平

的人。

總統府。美國特別委員會主任麥克·傅勒迈着快速的步子从寬闊的樓梯走上來。跟在他后面的是兩個美國高級軍官。各部的官員向他們鞠躬。

在一間大會議室里，圍着一張桌子坐着艾伯特、謝德曼、諾斯克和樞密顧問豪克。在他們背后站着艾伯特的私人秘書貝爾伯和阿南上尉。在場的人都懷着一種愁悶而激動的情緒。門拉开了。麥克·傅勒和他的隨從走了進來。他只簡慢地向大家招呼一下，便立刻不能自制地用帶有美國音而流利的德語說道：

你們必須儘快地把斯巴達克分子的陰謀活動徹底消滅掉！然後你們才能指望得到美國的糧食，然後才能！

謝德曼和婉地辯解說：

我們已盡了我們的全力，傅勒先生，我們……

麥克·傅勒粗暴地打斷他的話：

這樣說來你們的力量并不行啊，謝德曼先生！

他又面對大家說：

我不禁要問問自己，你們這算什么政府啊？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這幫人胆敢在歐洲的心臟建立起共產黨來。這對我們的危害太大啦！

樞密顧問豪克替麥克·傅勒幫腔說：

重工業幾乎已經捐出了五億馬克作為保安費來防止

布尔什維克的危害。斯汀納斯、福克勒和我情願再多花些錢。但是我們再也不能容忍姑息养奸的政策！我們究竟不是慈善机关啊！

艾伯特还想为自己申辯，他說：

不过諸位先生，我們並沒有袖手旁觀啊！政府正在尽全力鼓励和保護一切反布尔什維克的运动。威尔遜总统总不能要求我公开收買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的头啊！

麥克·傅勒肆無忌憚地插嘴說：

这是屬於倫理範圍的事情，艾伯特先生。

他又面向諾斯克說：

對嗎，諾斯克先生？

諾斯克欠一欠身說：

我完全贊同您的意見，傅勒先生。

麥克·傅勒滿意地說：

那麼我們可以安心回去報告威尔遜总统，說你們已經接受我們的條件了。斯巴达克分子必須淹死在他們自己的血泊里！

艾伯特畏縮地表示異議：

但是非現在做不可嗎？在國民會議選舉的前夕？

麥克·傅勒堅決地說：

正是現在！一個做事手會發抖的人，人家是不願意投他票的！

諾斯克說：

完全同我的意見一樣，傅勒先生。現在是不該再遲

疑不决啦！我要采取严厉的措施，要迅速而无情！总得要有一个当刽子手啊！

大家都赞成諾斯克的意见。艾伯特让步了：

好吧，现在我们大家的意见都一致了。

在宫既大楼的前面。一门大炮被諾斯克的士兵拖进了阵地。在背景上有一面黑旗，上面画着骷髅头。一个脸上被伤疤破了相的军官在厉声地发号令：

开炮！

一炮打进了宫既，打塌了一堵墙。有几个水兵倒在地上，在自己的血泊里滚动。

艾伯特、謝德曼和諾斯克，被一批高级军官围绕，带着紧张的脸色用望远镜在观察战斗的进行。

水兵们从宫既的一楼的一条走廊上，打窗户外用步枪和机枪向外射击。背后有几个水兵拖来了沙包。一发炮弹打中了，一部分天花板塌了下来。克力山·戴克从石灰和泥灰的迷雾中跳了出来。他赶紧朝一挺刚刚停止射击的机枪奔了过去。那个机枪手的肩膀挂了彩，不能再操纵这个武器了。另一个在装子弹带的水兵生气地嚷着：

真他妈的，援兵到底什么时候来啊！

正队倒在机枪后面的克力山·戴克严肃地说：

别唠叨，赶紧射击！

他咬牙切齿地开始射击了。

在水兵们的猛烈射击下，諾斯克部队开始退却了。

艾伯特、謝德曼、諾斯克和軍官們用望遠鏡在觀察部隊的撤退。接着諾斯克把他的望遠鏡轉向左方。那些軍官也把他們的望遠鏡轉向這個方向。順着曉賽大街正有一大隊工人的示威行列在行進。

諾斯克以命令的姿態伸出一隻手臂：

瞄準曉賽大街！

一個寫着白色字“治安和秩序”的炮管在旋動，接着開始射擊了。

打中的炮彈炸散了曉賽大街上的工人示威行列。

在柏林西區的街上。一個大學生和一個市民在房屋的牆上張貼宣傳招貼，上面寫着：

工人們，市民們！

祖國快要淪亡了。

救救它吧！

它不是受到外面的威脅，

而是受到內部的：

受到斯巴達克團的！

打死團的領導人！

打死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

反布爾什維克聯盟

一輛裝着軍官和保安隊的卡車正轉過街角。

在曼海姆街 26 号一幢房子的公寓里。罗莎·盧森堡不耐烦地，但是克制着自己对卡尔·李卜克内西說，他戴着帽子穿着大衣正向窗外張望：

我們不能再等送信的人啦！……

卡尔·李卜克内西从窗前向她走去，贊同地說：

是呀，我們必須馬上去！不然示威游行要掉進罗網里了。

罗莎·盧森堡去拿帽子和大衣，这时卡尔·李卜克内西再一次走近窗口。人們聽見一輛車子猛然剎車發出的吱吱聲。一輛裝着軍人的卡車停在街對面。車子后面的欄板放下來，軍官和士兵跳到街上。他們按倒了兩個站在 26 号房子門口的男子。从司机台里跳下一個戴了“市民保衛團”肩章的平民。他對秦克說：

那上面！在二層樓！

秦克帶着軍官和士兵沖進了這座房子。

徒手的工人、婦女和兒童成群結隊地走過一個大廣場。在行列的前頭有一條橫幅標語：“我們抗議曉養大街上的血腥屠殺。”

在一座房子的陽台上和窗口安置着準備射擊的機槍。臥在這些武器旁邊的是戴着保安隊標志的士兵。一個在監視走近來的示威行列的軍官發出號令：

開火！

機槍噠噠地掃射起來。死者和傷者倒在路面上。示威

的人越过廣場回头逃竄，但是他們还是繼續遭到射击。在一家房頂上的一挺發射着的机枪旁边堆着手榴彈。那个軍官弯下腰抓起一个，要向逃跑的人群背后扔去。

在皇宮飯店的棕櫚大廳里。房頂上的那个軍官刚才抓手榴彈的动作变换成阿南上尉抓香檳酒瓶的动作。他站在一張干净的擺滿了酒菜的桌子旁边，這張桌子顯得跟大廳里其他的桌子大为不同，他向圍坐在桌子四周的軍官們說：

战友們，我認为我們有理由为这次的成功干一杯。

秦克上尉穿过棕櫚大廳走过來。桌椅擺得乱七八糟。舞池被弄髒了。武器挂在壁灯上。有几張桌子上的參謀軍官正忙着錄寫公文，發布命令，書寫报告的时候，另外一些軍人却跟他們的姑娘坐在角落里的桌旁痛飲。他們粗声粗气地唱着軍歌。那些身穿礼服的侍者用他們習慣了的僵硬的動作侍候着客人，他們跟这帮“客人”成了顯明的对比。当秦克打这些桌子旁边走过的时候，有好几个年輕的軍官高声叫着哈罗向他招呼。他朝周圍看看想找什么人，然后就一直向阿南走去，故意懶洋洋地碰一碰脚跟立正，帶着鼻音說：

恭敬地向您报告：命令执行完畢！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已交到埃登旅館！这两个人应当怎么处理？

阿南惡毒地猙笑着，把一个傳令兵的刺刀从刀鞘中抽出來，用它啣的一声打掉了一个香檳酒瓶的瓶頸。

軍用運河。灰色、混濁的水面。萬籟無聲。報紙上的一條新聞呈現在銀幕的畫面上：“……卡爾·李卜克內西被殺害了。羅莎·盧森堡的屍體捆上鐵絲，系上石頭被投進了軍用運河。她受到殘酷的拷打，滿身傷痕。頭蓋骨被擊碎。”

軍用運河混濁的水面轉換為漢堡造船廠前的江面。

然後攝影機的鏡頭抬起來對着造船廠的工地。台爾曼和戴克慢吞吞地從一塊跳板上走下來。戴克的一支手臂吊在繃帶上，身上披着一件大衣。原先籠罩着軍用運河的萬籟無聲的寂靜，現在變成了千百個汽笛齊鳴的一片刺耳的吼叫聲，就象是從工廠、船塢、輪船沖出來的一陣痛苦的、控訴的、震人心弦的呼喊一樣。

台爾曼在造船廠的工地上走着。

造船廠到處都把工作停了下來。在造船的斜架上干活的楊森把鉚釘槍垂了下來。他一下子把那些燒紅了的鉚釘都推了出來，一個個掉進了水里，發出嗤的聲音。在他附近的其他工人也學着他的榜樣。還有那些焊接工人，其中有鄂托·克拉麥，也都把他們的焊咀丟在一邊。楊森和幾個工人望着高處。在機器房的屋頂上站着恩涅·哈姆斯，她正在拉氣笛的拉繩。她臉上籠罩着痛苦的表情，眼眶里噙着淚水。

戴克走到楊森身邊站住了，兩人彼此交談幾句話。

工人們從各個工作場所源源不斷地湧到廣場去。汽笛的吼叫聲毫不減弱地繼續响着。

台爾曼在造船廠的工地上走着。

在靠近一艘輪船的碼頭上有一所小木房，門上挂着一塊牌子上面寫着“工人委員會”。威尔布南特从木房里走了出來。大家看得出他心里是深深地激動着。

海恩·赫貝爾沿着鐵梯爬上起重機駕駛室去。他手臂下夾着一塊帶黑紗的紅布。

台爾曼在造船廠的工地上走着。

在船塢之間的一塊空地上，以及在船壁的腳手架上站着好幾千工人。汽笛突然不叫了。站在屋頂上的恩溫放掉了汽笛的拉繩。一片寂靜。

站在另外一群工人之間的台爾曼脫下了帽子。站在周圍的人也照樣脫下帽子，其他的人又仿效他們，最後所有的人都光着頭站着。一片寂靜。大家都望着台爾曼。台爾曼從一群人里面走出來，站在一堆鐵板上去。他慢慢地朝四周看看，用斷斷續續的聲音開始講話了，大家感覺到他說話多么困難：

卡爾和羅莎死了……

接着他克制着自己，怀着無限的仇恨繼續說下去：

人家把他們殺害了！遵照艾伯特、諾斯克、謝德曼和他們背後主子們的命令！

接着他緩慢而有力地說：

這怎麼會發生的呢？我們的革命發生悲劇的原因在哪里呢？在於我們的弱點，缺少一個革命群眾的政黨……

費爾布來特痛心地點點頭。在他旁邊站着戴克和克拉麥。他們都帶着聚精會神、嚴肅的神色听着台爾曼的話：

……在鬥爭中來組織工人，領導工人！

威尔布南特站在一群工人当中，这些工人顯然是已經投入階級斗争好几十年了。他們的眼睛湿润了。他們也深受感动地听着台尔曼的話：

卡尔和罗莎已經被殺害了。反动派瘋狂到了頂点……

恩涅·哈姆斯走近費特·楊森的身边。她眼睛里还噙着泪水，但是她的面孔却跟楊森的一样，此刻流露出准备斗争的气概。台尔曼的話顯然鼓舞了他們：

……他們想打垮革命运动。同志們，現在不是伤心訴苦的时候……

台尔曼的表情流露出果敢的決心。他的話成了激昂的誓辭：

……現在是要把卡尔和罗莎的事業進行到底！不顧一切困难！這句話是卡尔·李卜克內西最后一次号召德國無產階級起來斗争，在結束的时候所說的。我們今天就拿這句話作為誓辭：

不顧一切困难！

在廣場上的工人們怀着斗争的決心重復着：

不顧一切困难！

从造船的台架上發出回声來：

……一切困难！

在起重机的尖端上，一面大紅旗有力地飄揚着，紅旗上面挂着一條致哀的黑紗。

在銀幕的畫面上映出了一個標題：

1920年3月

台爾曼穿着背心和襯衫坐在一張寫字台的旁邊。在他面前和旁邊擺着一堆堆的書和小冊子。牆上挂着卡爾·馬克思的象，另一張挂的是卡爾·李卜克內西的。台爾曼低聲地念給自己听：

“……至于強力在歷史上除作惡之外还起着另一种作用，即革命的作用；当一个旧社会孕育着新社会的时候，強力就是这个旧社会的接生婆；強力是一种手段，社会运动靠它得以貫徹和破坏僵死硬化了的政治形式。”这就是說，我們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是正义的。

台爾曼朝窗戶望了一眼。房子里已經變暗了。他扭开了台灯，开始把剛才念的那句寫到一本本子上去。

第二天早晨的一清早。从樓梯間的窗戶射進來第一道陽光。恩涅·哈姆斯沿着樓梯走上來。她在敲台爾曼住宅的門。羅莎·台爾曼打開門：

早，恩涅。

恩涅：

你早。

恩涅走了進來。

費特·楊森跟着也來了，向羅莎問好：

你早，羅莎同志。

罗莎：

你早。

費特·楊森：

恩斯特在家嗎？

罗莎：

在，您進去吧。

楊森走進台尔曼的房間。房裏已經明亮了，但是台尔曼書桌上的那盞燈還點着。費特詫異地楞了一下：

你早，特弟①。

台尔曼：

你早，費特。

費特熄了那盞燈，把百葉窗拉了起來，然後對台尔曼說：

又坐着看書看了一個通夜吧？

他從桌上拿起那本書來，看看書名是國家與革命。他說：

喲，特弟，這本書咱們早在半年前就念過了。

台尔曼並不理會楊森的這句話，就問他道：

農民大會上發生了什麼事沒有？

費特：

熱鬧透啦，恩斯特。

台尔曼：

請講吧。

費特：

唔，起初倒是有一點兒困難。小伙子們提了不少問

① 這是台尔曼的綽號，同志們都喜歡這樣叫他。

題……

台尔曼：

这样？

费特：

呐，大多数人这样说：你们只是逢到什么纪念日才到村子里来一趟，可是我们却一年到头受这个大地主特勒罗夫和他的喽罗们的欺侮。

台尔曼：

这说得对呀。那你怎么回答的呢？

费特：

哦，还没有来得及说呢。突然听见大吵大闹的声音，有二十个志愿队里的士兵拿着棍棒冲了进来。咱们汉堡人只有六个。但是这些农民啊，他们却抵擋得十分出色，不一会工夫，那帮土匪全都赶跑啦。

台尔曼：

你瞧——这些农民。——那么后来你总回答了吧？

费特：

回答吗？我想这就是最好的回答。

台尔曼：

费特！我要知道你回答了农民一些什么！

他又把那本书从桌上拿起来，然后把它交给费特：

国家和革命。这是一本好书。——最好再拿去读一遍吧。

罗莎·台尔曼让阿斯姆森进来。

阿斯姆森：

你早，台尔曼同志。

台尔曼：

你早。

阿斯特姆森：

我把社論的校樣拿來了。

台尔曼：

嗯——(念)“艾伯特政府的動搖態度”哼！這個瓦爾蓋特胡寫些什麼東西。非趕快去一趟不行。

他穿上衣服，向羅莎道了別就跟阿斯特姆森離開了屋子。當楊森走過羅莎面前的時候，她抓住他說道：

楊森同志，您衣服扯了個口子，這樣怎麼好上街去啊。您進來坐會，我趕快替您縫好。

在台尔曼住宅的厨房里，費特·楊森坐到桌子旁邊，跟恩涅對着面，她手里拿着一個嬰兒的奶瓶。

費特：

你早。

恩涅：

你早。

羅莎走近費特的跟前，開始縫他的袖子。

費特對羅莎說：

恩斯特可狠狠地給了我一頓——對着我的空肚子上。

羅莎：

您挨了批評啦？

費特：

是呀。不过我寧可挨台尔曼的批評，也不願意受別人的稱贊。每次批評之后就什么都明白了。

那个嬰兒哇哇地哭了起來。

罗莎：

恩涅，勞你駕好嗎？

罗莎把她縫費特袖子用的針遞給了恩涅，就拿着奶瓶走到嬰兒那里去了，她睡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

費特很感兴趣地望望正在繼續縫他袖子的恩涅，說道：

我叫費特——費特·楊森。

罗莎从角落里大声地插嘴說：

你們不認識嗎？她就是恩涅，漢勒士的姑娘。

費特：

哪一个漢勒士的？

罗莎：

漢勒士·哈姆斯。

費特：

不錯，漢勒士·哈姆斯那时是全炮隊里最好的同志。

——沒想到他会牺牲的……

費特老盯着恩涅瞧，顯然他很中意她。

我不是已經見到过你一次嗎——在造船厂？你那天不是在拉气笛嗎？

恩涅：

是的——

从她注視費特的目光中看得出她对他也是有好感的。她扯断了綫，袖子破了的地方已經縫好了。恩涅說：

好啦！

費特站起來：

謝謝你，恩涅。

又轉身對羅莎說：

再見，羅莎同志。

羅莎：

再見，楊森同志。

等費特走了，羅莎問恩涅，她是不是喜歡費特：

唔——？

恩涅難為情地避不作答。

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的黨部。瓦爾蓋特的辦公室。室內的陳設帶有小資產階級的趣味。四壁挂着馬克思、威廉·李卜克內西、倍倍爾的象和許許多多黃的、紅的、藍的大會標語，上面用大字寫着：“瓦爾蓋特說”，用小字寫着：“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群眾大會”。

在一張寫字台旁邊坐着阿道夫·瓦爾蓋特。他面前站着兩個農民。年紀大點的一個手里拿着一個大信封，他顯然要把它交給瓦爾蓋特。他在報告：

我們那兒就象在打仗一樣……他們有機槍，甚至有火炮……

另一個農民插嘴說：

我們最後的一匹馬都給他們從馬棚里拉走啦！

瓦爾蓋特一面擦眼鏡一面說：

呐，呐，不要誇張啦。你們農民丟了一匹馬，就象天塌了一樣。

听了这番話，这个農民把他那封剛想遞过去的信又犹疑不決地抽了回来。他痛切地再說一遍：

我們那兒的情形糟得很啦！就象在打仗一樣啊！

瓦尔盖特傲慢地微笑着說：

他們也只敢在你們那兒胡鬧吧。讓他們到我們城里來試試看！

另一个農民說：

你們在依拆窩可并不是这样說的呀！我們簡直不曉得該相信什麼才好啦！

正在這時候，台尔曼走進屋來，手里拿着校樣。他跟農民們握手問好，并且和氣地說：

請你們先坐一會兒。

然後他轉過身找瓦尔盖特講話。他用手指敲打着報紙的校樣，不客氣地說道：

這是一篇怎樣軟弱無力的文章啊：“艾伯特政府的動搖態度”？你這篇文章只能使工人糊塗。這篇東西一定得去掉！報頭上改登德國共產黨和獨立社會民主黨共同號召聯合行動的宣言！

瓦尔盖特站起來申辯：

不過，台尔曼同志，我究竟是總編輯啊，這跟……

台尔曼粗暴地打斷他的話：

這跟生死有關！事情就是這樣！反動派什麼事都干得出！

那兩個農民聚精會神地在一旁听着。他們看到瓦尔盖特挨了這頓罵，臉上露出非常高興的樣子。那頭一個農民對台尔曼說：

台尔曼同志，我們是打特勒羅夫來的。這裡我們帶來了一份配備情況表，列舉了志願隊的各种武器，以及他們其他所有的東西。

這個農民笨手笨腳地從信封里抽出一疊紙來，把它打開交給了台尔曼。台尔曼問道：

我們的農民大會打動了人心沒有？受到歡迎嗎？

這個農民回答說：

情形倒是這樣的，台尔曼同志。貧農們的情緒是那樣高漲。不過，許多人認為……

台尔曼已經在開始研究那些表格，這時又抬起兩眼感到興趣地問道：

許多人認為什麼？什麼？

這個農民回答說：

他們還有些顧慮……他們認為有那麼多的黨派……工人的黨派……於是他們就懷疑能不能把志願隊打垮呢。

台尔曼很有信心地說：

一定能！……一定能！

海恩·赫貝爾走進屋來，腋下夾了一疊傳單。他遞一張給台尔曼，又遞一張給瓦尔盖特。傳單上印着紅字的標題：“聯合行動！”台尔曼把手里的傳單掃了一眼，然後就遞給兩個農民：

看一看！

台尔曼对海恩·赫贝尔說：

你什么时候開車到埃姆士霍恩？

赫贝尔回答：

今天下午！

台尔曼：

走的时候把他們兩人帶去。你繞道走特勒罗夫。

对两个農民說：

同志們，到我那边坐一下吧！我还有一肚子的問題呢。

他轉过身來对着瓦尔盖特問道：

你已經替那篇联合斗争宣言想出了标题沒有？

瓦尔盖特用鉛筆抓抓头。台尔曼考慮了一刹那說道：

“志願隊在准备叛國政变！”

这就是标题！

他跟那两个農民离开了屋子。

特勒罗夫庄园。在地主宅邸的前面，左右兩边排着長長的兩行雇工住的矮茅屋。在这些茅屋和庄院上的一些高大的栗樹之間，人們在忙忙碌碌地活動着。志願隊的人員——大多数是从前軍隊里的下級軍官和上士——和穿着臨時制服的青年農民在檢查武器，把彈藥箱裝載到准备开动的卡車上去。他們戴的鋼盔上面都画了一个白色心字。在宅邸的玻璃陽台前面站着地主特勒罗夫和秦克以及几个志願隊的軍官。特勒

罗夫打开了一件公文，在厉声地宣读：

政权已经掌握在以最高行政长官卡伯为首的新政府手中。新政府规定如下：解散德国共产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解散工会。取消八小时工作制的法令。严禁罢工。凡以言论和行动反对卡伯和律特威次新政府者，均以死刑惩处。

村里的志愿队士兵集合在宅邸平台前面的空场上。秦克陶醉在胜利的情绪中，扬扬得意地走下宅邸的台阶，对他的雇佣兵呼喊着：

都听着！大家都听着！……胜利消息一：厄尔哈特旅团敲着战鼓开进了柏林啦！

志愿队的士兵欢呼起来，一阵胜利、万岁的吼叫声。

海恩·赫貝尔和好几个农民从一辆装汽油的车上取汽油，并且把油灌到卡车的油箱里去。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走到雇工茅屋后面的井边，把汽油桶里加了些水。

秦克在继续呼喊着：

胜利消息二：艾伯特和他的倒楣政府溜到斯图加特去了！

又掀起了一阵欢呼声。

农民们把加了水的汽油灌进卡车的油箱去。

秦克：

胜利消息三：连慕尼黑和布勒士劳也飘起了黑白红的三色旗啦！

他话一说完，跟着就是一阵欢欣鼓舞的胜利、万岁的吼叫声。军官们向特勒罗夫道别。士兵们爬上卡车。机关枪架在

司机台的頂上准备射击。当一輛輛車子开动时，黑白紅的三色旗、从前的战旗和一面画着白色骷髏头的黑旗在迎風飄动。特勒罗夫站在他房子的門口向軍官們——他們一部分坐在小轎車里——呼喊著：

平安，勝利！

軍官們呼喊著回答：

还要多撈一点油水！

在郊野的一座小車站。站上在裝運一隊黑色國防軍。火車頭噴吐著蒸氣准备开动。有一隊志願隊腰干挺得筆直，用一面画着骷髏头的黑旗作先導，沿着公路朝車站進發。他們趕過了一群站在路边互相交談的男女農民。有一个軍官吼叫著在罵一个上了年紀的農民：

你不会把帽子脫下來嗎？

那个農民滿不在乎地回答：

为什么？

那个軍官用鞭子照他的臉上打過去。農民搖搖晃晃跌倒在地上。一雙雙的軍靴沉重地踐踏著地面。一張張的面孔凶狠而黯無神情。一雙雙踐踏著地面的軍靴从那个躺在地上、臉上流血的農民身旁走過。

漢堡的工會會所。會議室。工人們出出進進。台爾曼在听取反对卡伯的罷工進行情況的報告。

孟克和哈姆勃洛克厂停工啦！

特弟，海登來希和哈尔必克厂的工人正在离开工厂！
交通公司一致通过罢工的決議。

台尔曼問一个剛走進屋來的邮务員：

邮局、电话局、电报局呢？

邮务員：

团結得象一个人一样，台尔曼同志。誰也不干活啦！

台尔曼轉过身对着楊森不耐煩地問：

阿尔圖·费尔布來特上哪兒去了这么久？

楊森：

我也不曉得。

台尔曼不加思索地拿起电话筒，要水厂的號碼。但是接
綫員沒有回答，台尔曼想起來了：电话局也已經罢工啦。他
微笑了一下，又把听筒放上去。庫德爾·房密勒冲進屋來：

我打费尔布來特那兒來……电厂、煤气厂、水厂——
统统罢工啦！

台尔曼用前臂做了一个冲击的动作，这个动作表达了他
的高兴和滿意。

他前臂的这个动作轉換成一个大連杆的运动了。巨大的
飛輪減低了運轉的速度，然后完全不动了。

公路与鐵道的交叉口。从特勒罗夫來的卡車隊漸漸駛近。

头几輛車子減低了速度，馬達嗚嗚嗚嗚响得很厉害。滲了水的汽油引起了故障。这几輛車子停住不走了。后面的車子赶过了它們，想繼續前進。那輛坐着軍官的小轎車开了过来，赶上所有的車子，开到要穿过鐵道的地点停住了：柵欄擋住了去路。秦克跳下了車子，朝信号手的小屋奔去。

信号手小屋的内部。秦克怒气冲冲地跑了進去，朝屋里四周一望，一个人也不在。在一面牆上貼着恩斯特·台尔曼号召一致行动的標語。秦克把手指扣進那張用膠水貼牢的標語紙，想把它扯下來，却毫無效果。他冲到電話机面前，从放听筒的叉簧上一把抓过听筒來。電話局却不答話。他咚咚地直敲放听筒的叉簧，气呼呼地对着話筒怒吼：

出了什么事啦？

造船厂的工地。一个年輕的工人把双手窩成一个喇叭对着嘴。他拉長的喊声嘹亮地响遍了工地：

总——罢——工——！

一声汽笛嗚嗚地吼叫起來，繼續發出罢工的信号。一群群的工人从造船厂的大門涌了出來。他們的面孔上露出斗争的决心。

大街上。拿着公文夾和手提包的職員們离开了办公处。

一輛電車剎車剎得很急。司機把開車用的搖手拔了下來，並且下了電車。售票員招呼乘客們說：

統統下車吧！

車里的乘客在詢問，一个个伸出頭來：

出了什么事啦？為什麼要下車啊？

售票員回答說：

總罷工！

一條支河上的旋橋。在上橋的斜坡上，有志願隊的一個騎兵中隊急馳着，跟在他們後面的是一个輕型的野戰炮隊。橋的中段可以旋轉的那一部分，打他們面前緩緩地轉到一邊去了。橋上的這些騎兵咒罵着停住了。一部分調回頭沿河岸奔馳而去。

電話局的大廳。最後一批女接線員離開了電話交換機。

發電廠。兩個工人在配電室里從一個配電盤走到另一個配電盤，把那些大的電閘都拉开了。

一家动力厂的鍋爐房。火夫們用長的火鉗把煤火从爐格上扒掉。有一个火夫用一条橡皮管朝着燒紅的煤塊上噴水。水蒸汽嗤嗤地冒了上來。

鍋爐房的蒸汽轉換成一輛火車頭噴出的蒸汽，把司機馬丁·丙塞遮沒了一半。他把火車頭的掛鉤解開了，開了車頭就跑，后面的列車被孤零零地丟在鐵道上。列車里裝運着志願隊的士兵。等他們發覺已經太遲了。他們乒乒乓乓在背后打槍，可是再也打不到他們的目標了。

一批裝着黑色國防軍的卡車隊在公路上奔馳着。海恩·赫貝爾駕着他的摩托車趕過了他們，他拐了一個急彎，以最高速度从一隊步行的士兵身邊疾馳而過。

工會會所。馬丁·丙塞穿着工作服走進會議廳，他朝四面張望，想找人。恩斯特·台爾曼被阿爾圖·費爾布來特、費特·楊森和別的一些人圍着，正站在窗前。馬丁·丙塞朝他走去。台爾曼楞了一下：

你打哪兒來的呀？

丙塞用漢堡土語回答：

我直接打索爾陶來的。把志願隊丟在后面啦！

台爾曼嚴厲地望着他：

什么？你替卡伯軍隊開車？

丙塞：

他們強迫我的。

他看見台爾曼生氣的面孔，又狡猾地補上几句：

恩斯特！不過我並沒有把他們開到這兒來。只是在車站上開了一小段。然後我就把車頭解了掛鉤，把列車丟在鐵道上了。

台爾曼一把抓住他的兩臂，滿心高興地搖着他。然後他走到會議桌旁，那兒已經聚集着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和獨立社會民主黨的聯合戰鬥委員會的委員們。台爾曼提出他的建議：

第一步總罷工我們已經做到了。以下的步驟必須是：武裝全體工人，把易北河的橋占住，防守住交通干綫，然後解除志願隊的武裝。

坐在台爾曼身邊的阿道夫·瓦爾蓋特做出一副不滿意的嘴臉，但是起初並不提出反對。費爾布來特說得直截了當：

共產黨員們贊成。

老威爾布南特站了起來：

那麼也不會有社會民主黨員反對的！

但是霍恩激烈地表示反對：

我忠告諸位！不要流血！我們還是看看總罷工的效果怎樣再說吧！

瓦爾蓋特支持他的意見：

反正明擺着，過錯是在暴動分子那方面。

霍恩：

正是这样啊！

台尔曼憤激地打斷他的話：

我們在這兒不是開律師會議！我們用不着在這兒先討論誰是誰非的問題！至於說我們是正義的，那是明擺着的事！正是為了要避免流血，我們才必須解除卡伯軍隊的武裝！

正在這一刻，海恩·赫貝爾衝了進來。他扯下頭上的風帽，嚷着說：

卡伯軍隊正在向這兒進發。沿着艾本多爾夫公路！……在特勒羅夫他們槍斃了三個農民！

楊森跳了起來。他衝着瓦爾蓋特嚷道：

真是該死！到現在你還不曉得出了什麼事！

台爾曼象是在談一件早就曉得的事一樣，很和緩地對楊森說：

這件事他早已經曉得啦！

他們兩人低着頭看地圖。霍恩發火了：

我們社會民主黨員可不參加！走吧，同志們！

他環顧一周，要求社會民主黨的同志們追隨他。但是他並不能得到他所期望的大家一致的同意。老威爾布南特再也沉不住氣了，他痛心疾首地說：

霍恩同志，難道你這樣做法就是工人政黨的聯合行動嗎？

勃恩忍不住地補上一句：

你跟你的警察躲起來吧……我們可不！

霍恩和另外三個社會民主黨的幹部離開了會議室。但是

威尔布南特和勃恩走到台尔曼那兒去，他跟楊森和費尔布來特正低着头看市区地圖。台尔曼說：

這兒，在這條大街的兩邊我們打他們！這樣……

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個火柴盒，又從煙灰缸上拿起另一個火柴盒，把這兩個盒子一左一右相對地推到他在地圖上劃定的那個地點上。

漢堡的格林德爾大街。這條大街拐了一個彎，就斜着坡下去了。在大街下面一段的一條橫街上，一左一右停着兩輛大搬場車。在格林德爾大街兩邊房屋的入口和左近小街上，都有武裝的工人把守着。志願隊的卡車拐進了這條大街。車上的這些雇傭兵頭上戴着圓了分字的鋼盔，正粗聲粗氣地唱着志願隊隊歌。

在一條昏暗的大門過道里站着一小組武裝的工人，他們監視着開過來的車隊。他們當中有克拉麥和約翰·台尔曼^①。克拉麥對約翰·台尔曼說：

台尔曼老大爺，你真不肯把這杆槍給一個年輕人嗎？

約翰·台尔曼不樂意地回答：

孩子，只要我的兩條腿還管用，我就可以一道干。

工人們微露笑容。他們顯然為這位老人而自豪。

① 恩斯特·台尔曼的父親。

在上头的街角另一条大門过道里，呆着台尔曼和几个造船工人。他們監視着打面前开过去的卡車隊。等这些車子快要拐弯开到大街下坡的地点时，台尔曼向外面揮手打了一个信号。

有一个工人正从转弯口一所房子的窗口望着，他把这个信号繼續傳給站在下面街角的費特·楊森。

厉密勒一下子抽掉了抵住一輛搬場車后輪的木楔。这輛車子滑到大街上去了。在这同一时刻，有好多个工人把第二輛搬場車也同祥推到大街上去。现在这条大街被这两輛笨重的大車堵住不能通行了。

装着志願隊士兵的卡車以高速度开过来了。車上的人仍旧在粗声粗气地唱着志願隊隊歌。但是突然間，他們的歌声中断了。头一輛卡車以全部的冲力撞在那輛橫阻在街当中的搬場車上。志願隊的士兵在这猛烈的撞击下被震得东倒西歪。有几个倒栽葱翻过了車子的欄板，重重地跌在路面上。人們听見第二輛卡車刹車的吱吱声，但是已經太迟了，它撞在头一輛車子上。第三第四輛趕緊拉住了刹車拐到一边去，才避免了危急的撞击。这两輛車子斜着停在人行道上。工人们从各个房子的門口冲了出来。他們喊着：

举起手來！

朝这些卡車跑了过去。大多数的士兵已經來不及使用他們的武器了，統統很快地被繳了械。秦克上尉蹲在一輛卡車的司機台后面，向費尔布來特开枪。他肩膀上中了槍栽倒了。

克拉麥爬上了卡車，准备同别的工人一道來解除志願隊士兵的武裝。他看見秦克又把毛瑟槍上了膛，正向台尔曼瞄準。他使勁地一跳就扑到秦克的身边，一拳把他的手槍打掉了。志願隊的兩個士兵扑到克拉麥身上來，跟他徒手扭打成一團。秦克乘机跳下車子溜脫了。他逃進一條甬道，想在一間藏蔬菜的地窖子里找个地方藏身。光綫昏暗，他沿着樓梯跌跌撞撞地走下去。一个賣菜妇人吃了一驚，伸手去抓一把叉耙。正在这一刹那，秦克向她扑了过去。

在街上，那些志願隊的士兵正被武裝的工人們押送着。秦克穿了一件藍色工作服上裝从一所房子的大門口走出來。他假装一副自在而冷靜的神情，打算穿过这条街去。又有一隊俘虜被押解着走过。可以听到站在街边的工人們的詛咒和責罵。有一个工人被秦克的化裝騙住了，他对秦克說：

这群土匪！这群屠殺工人的凶手！

秦克打他面前走过随口說了一句：

这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啊！

他打算从那几輛卡車之間溜走。勃恩擋住他的去路，怀

疑地打量他：

你打哪兒來的？

秦克大胆地回答道：

准我過去吧！我不是跟着一道干的么！

勃恩被他騙住了，就繼續向前走。秦克打工人的行列擠過去，想溜之大吉。

台爾曼、克力山·戴克還跟幾個武裝的工人沿着街在走着。別的工人正在收集擲得遍地的武器。

有八個士兵和一個軍官溜進一所房子的過道里去。緊貼着牆的那個軍官手里拿着一支手槍。台爾曼和那一小組工人正朝這所房子的門口走來。突然，台爾曼站在那個拿手槍對着他的軍官面前了。台爾曼兩眼盯着他，毫不在乎地說：

你別把胳膊舉酸啦！

他拿掉了軍官手中的手槍，他也毫不抗拒。其他的士兵也都被工人解除了武裝。

秦克想繞過那個还被一輛搬場車阻塞着的街口逃走。這時候他撞見了費特·楊森。他曉得自己是沒有生路了。楊森諷刺地微笑着說：

這件上裝可不合您穿，上尉先生！

秦克和他的士兵都被逮捕了。

在漢堡市政廳的一間地下室后面的房間里。在一張彈子台的綠絨台面上，一根彈子杆的尖頭把一個彈子撞了一下，它滾出去碰着另外兩個停在附近的彈子，把它們沖散了。警察廳長霍恩得意地微露笑容，視線追隨着那幾個在台面上滾動着的彈子，它們碰着台子的邊緣，在另一個角落里又碰在一起了。霍恩好象在專心一意地打彈子，而其實他正在凝神听瓦爾蓋特的談話。瓦爾蓋特正裝出一副真誠的面貌在說話：

我要再一次鄭重聲明：我跟你談話，並不是把您看作警察廳長，而是把您看作漢堡社會民主黨的主席！

霍恩正用白粉擦他的彈子杆的尖頭，幾乎忍不住諷刺的口吻回答說：

一切隨您便……您先平平氣吧。

他繞過瓦爾蓋特，站到一個新的位置上，又端起彈子杆：

那麼真要召開獨立社會民主黨沿海區黨代表大會嗎？這樣手忙腳亂？台爾曼到底達到目的啦！

他準備再一記打中兩個彈子：

事情真殺風景！……這一來全國各地都會起來模仿他的……

當他非常熟練地接連打中兩個彈子的时候，他繼續說：

您做事必須機靈一點，瓦爾蓋特，要更機靈些！您從前不是應付得很好么……

瓦爾蓋特激動而生氣地把自己的眼鏡端一端正，把帽子

放到彈子台上：

您說得容易！……這一仗打勝了卡伯已經把工人們冲暈頭啦。台爾曼和共產黨員現在占了上風啊。

霍恩把瓦爾蓋特的帽子從桌上拿開，又用白粉塗擦彈子杆：

您要沉着，瓦爾蓋特！我仍舊贊成用這劑萬靈丹：在大家激昂慷慨的時候不妨稍微隨聲附和一下，而主要的是用拖延，來爭取時間！

他停了一會兒，又把瓦爾蓋特推到一邊，因為他需要在這塊地方再打一記彈子。然後接着說：

在這期間大家的情緒就會平息下去……在這期間我們也可以想點辦法來應付他們……

他這一記打得很准，又打中了那個紅彈子，然後他把身子大模大樣地倚着彈子杆，說道：

我支持您，瓦爾蓋特。並且也以警察廳長的身份支持您。兩種身份的力量要大點。

在漢堡候審監獄的一間大牢房里。木板床、桌子和凳子。十六個被捕的軍官一個個散亂地坐着或站着，一股流氓氣。其中有秦克，他還穿着那件偷來的藍上裝。他們的情緒是沮喪的。有一個少尉長着一副雇傭兵的嘴臉，就是他在公路上把那個農民打倒的，他鼻子哼哼地說：

咱們現在算倒楣啦。鬼都不來過問咱們一下，可是卡伯倒在瑞典尋歡取樂。哼，咱們多會才能逃出這個

猪圈呢！

他对一个跟秦克坐在一張桌上的中尉說：

普特卡麥，您从前不是在法院里做过事么？咱们究竟会判什么罪呢？

普特卡麥是一个身材瘦長的軍官，面孔被好几道伤痕弄得破了相。他幸灾乐禍地分析这种情况說：

唉，难說！諸位先生，根据我的經驗……叛國的陰謀活动，使用暴力叛國，聚众叛國……依照刑法法典第80条、81条、82条、83条……得处死刑或者無期徒刑……当然罗，这是对待紅党的……不过判咱们五年到十年的徒刑，那管保沒有問題！

軍官們的情緒变得更加沮丧了。只有秦克却没有受他这番話的影响。

牢房門打开了。監獄的看守走了進來：

站起來！

軍官們勉強听从他的話了站起來。只有秦克和普特卡麥仍旧坐着。看守又重复一遍，語气說得更重了：

我叫你們站起來！

他們兩人一副挑衅的态度，慢吞吞地站了起來。

看守：

有贵宾，警察廳長先生來啦！

霍恩走進牢房。有几个軍官啪地一声立正。霍恩神色很快活地說：

晚安，諸位先生！請你們不要拘束……

霍恩象一只趾高气昂的公雞一样，在他們面前走來走去：

設法看看，有沒有办法幫你們一點忙。一個人對祖國的责任感過強了……是往往會輕舉妄動的。

軍官們臉上的神色開朗了。霍恩在他們面前站住了：

如果你們以軍官的身份向我保證，將來不再干出這種事來，那末我想，還可以替你們想點辦法……

軍官們高興地一致同意：

那还用說么，廳長先生！……

當然啦，警察廳長先生！

衷心地感謝，警察廳長先生！

霍恩自鳴得意地微笑着。那個臉上有傷痕的少尉得意忘形地在那個法學家，普特卡麥的腦門上輕輕敲了一下：

嘿，五年到十年！還不到五天呢！

在工人區的一條街上。一堵牆上貼了一張告示，上面寫着：

治安與秩序業已恢復。所有的武器限在48小時內交出。凡不執行此令者將判處八年徒刑。

警察廳長 卡尔·霍恩

在這張告示前面站着一些行人。街對面的一所警察局的前面，站着一些預備繳槍的工人。費特·楊森和海恩·赫貝爾正打這兒走過。楊森對一個等着繳槍的人說，並且讓大家都聽得到他的話：

喂，下次有人用你的槍來打你，你以為怎樣？

一個工人沉着臉，眼睛朝着告示說：

你难道替我坐牢嗎？

楊森：

坐牢的應該是卡伯分子和他們的霍恩！正因为这样，咱們必須暫時把这些家伙保留住……到时候好用得上！

另外一个工人：

要是他們在我家里找到了呢？

海恩·赫貝爾刻薄地說：

並沒有叫你把它挂在沙發上頭。

楊森和赫貝爾繼續朝前走。有几个工人心有所思地望着他們的背影。先是一个工人，接着有好几个装出滿不在乎的神气，象是無意地离开了行列，走到下一个街口就不見了。他們当中有鄂托·克拉麥。

在鄂托·克拉麥的家里。克拉麥的妻子愛瑪正坐在厨房里切卷心菜。窗戶的前面挂着一些洗換的衣物。鄂托·克拉麥剛剛回到家來。在他們兩人之間的那張桌上擺着那杆槍。他再三地注視着它，然后又望望他的妻子。他猶豫不決。愛瑪偷偷地觀察着她的丈夫。她的視線也再三地落到那杆槍上。看得出她跟鄂托怀着同样的思想和心情。他下了决心站了起來，朝那張碗櫥邁上一步，抓住櫥的邊緣想把它从牆前移开。愛瑪把她面前的碗放到一边，一句話沒說就走到櫥的另一頭來幫她的丈夫。鄂托从一个挂在牆上的箱子里取出一个鑿子來，这时候愛瑪很細心地在用一条大手巾把这杆槍包扎

起來。克拉麥在櫥背後撬開一塊地板，把這杆裏好了的槍塞到地板底下去。然後他又把這塊板恢復原位。接着兩人把櫥也推回原位。

在阿爾圖·費爾布來特的地下室住屋里。費爾布來特一只手臂扎着繃帶躺在床上。他的妻子站在床前責備他：

可是霍恩跟他的警察，他們見到志願隊的那幫土匪倒可以溜掉！

費爾布來特：

瑪爾塔，工人階級可不能溜掉！

勃恩和克拉麥走了進來。他們向兩夫婦問好，拉了兩張椅子到床前。費爾布來特太太說：

工人階級，工人階級……你為大伙老是什麼事都要過問……你們到底干出什麼成績來啦？

她氣惱地離開了屋子。克拉麥望着她的背影，把他的椅子朝床前拉近了一點：

她說的也有些道理。咱們打勝了，可是還得把武器藏起來。

費爾布來特：

因為咱們還沒有打勝霍恩啊。

勃恩：

可是咱們現在果真有什麼成績嗎？

費爾布來特很平靜地說：

成績不小。卡伯被打垮了，工人們的階級覺悟提高

了。成千上万的人認識到咱們不應該把革命停在半路上。

勃恩：

可是現在怎麼辦呢？

費爾布萊特：

現在？……現在咱們必須把后一段路程走完！奪取政權！

克拉麥：

台爾曼正是這麼說的！

費爾布萊特：

是呀，皮克也正是這麼說的！

克拉麥：

那麼咱們為什麼還不建立一個統一的政黨呢？

費爾布萊特：

你瞧，你現在提出這個問題，也正是我們共同鬥爭反對卡伯的一個成績啊！

費爾布萊特太太打開了過道的門，讓台爾曼走進來。台爾曼向同志們問好，然後坐到床邊上。費爾布萊特把左手伸給台爾曼。他忍住因動彈而引起的疼痛。台爾曼俯身向着他：

你的傷口還疼得厲害嗎？

費爾布萊特：

我老婆的更厲害哩。

費爾布萊特太太拿着一個五磅的空面粉桶從廚房里走來。她怒氣沖沖地把它朝桌上砰地一擲：

瞧！家里一點面粉都沒有啦！用你們那套偉大的政

治，你們使誰都吃不飽，簡直搞得人家頭都暈啦！

她這種態度使得費爾布來特感到比手上的痛苦更難受。他望望台爾曼，想說點抱歉的話。台爾曼看出這個女人灰心失望，他親切地回答說：

是的，瑪爾塔，說得對，我們給大家帶來了不安。不過我們也指出了出路。成千上萬的婦女應該走到街上去，也把她們的空面粉桶象這樣一摔！

勃恩和克拉麥點點頭表示同意。但是費爾布來特太太發火了：

說得好聽！連你們工人自己都還不團結呢！

台爾曼：

問題正在這裡，瑪爾塔。我們現在正採取這種步驟，我們沿海區的人帶頭這麼做。如果人人光為自己而受苦，光為自己而咒罵，那我們就什麼也做不到。我們需要工人階級的團結！就象每天需要糧食一樣！

費爾布來特太太起初不情願地聽着，後來越聽越注意起來了。顯然，台爾曼這番親切而有信心的話又重新給了她力量。她朝她丈夫走去，替他理理床，讓他躺得更舒服些。台爾曼繼續說：

瑪爾塔，今天我們的目標的確已經不再是夢想了。已經有一個國家把這個目標變成了現實……

有舞台的圓形馬戲場。舞台的兩邊裝飾着一面面紅色的旗幟，整個上端挂了一條紅色的橫幅，上面寫着：“德國獨立社

会民主党沿海区党代表大会”。这行字的下边寫着口号：“为建立一个具有列宁思想的革命政党而前进”。在馬戲場里擺着一排排的桌子和椅子。这儿坐着代表們：有男女工人，青年，穿制服的铁路工人和邮务人員，另外还有几个我們在特勒罗夫田庄上就認識了的農民。在四周围一層層的看台上坐着参加市区党代表大会的來賓們，他們当中有約翰和罗莎·台尔曼。恩斯特·台尔曼主持大会。瓦尔盖特站在講台旁边。他的演說講得轉弯抹角：

一方面，我贊成台尔曼的說法，跟共產黨員團結一致建立一个統一的偉大的革命政党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我不得不問一問，在目前这个时候这样做是否相宜呢？

有人插嘴嚷道：

你別老兜圈子啦！

瓦尔盖特高傲地說：

我們兩党共同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在这一点上我們跟共產党是一致的。我們看情形有时也跟共產党采取共同的步驟，譬如在抵擋卡伯暴动的时候。但是……

克拉麥插嘴說：

卡伯暴动的时候你在哪兒？

丙塞：

大概在霍恩那兒吧？

阿斯姆森：

讓他把話說完吧！

瓦尔盖特：

我沒有跟霍恩在一起。

台尔曼：

但也沒有跟我們在一起啊！

會場里一片贊同的笑聲。

瓦尔盖特：

我們也一致同意工人階級應當掌握政權。在這一點上，台尔曼說出了我們共同的願望。不過，如果我們奪到了政權，可是不會治理國家，那政權對於我們有什麼用呢？

有人插嘴嚷道：

一點也不錯！

瓦尔盖特：

我們缺少政治方面、議會方面和經濟方面的經驗……

台尔曼插嘴嚷着說：

等我們掌握了政權，我們就學會使用它。

熱烈鼓掌的喝彩聲。

有一個工人說：

我們也不比你的霍恩更笨。

另一人說：

但是誠實得多！（贊同的笑聲）

戴克：

尤其有階級覺悟！

瓦尔盖特被代表們反駁的話激怒了，他改變了正常說話的聲調喊叫着說：

不要把階級覺悟跟狂妄自大混為一談！……

這句話大大激怒了他的聽眾。代表們和其他到會的人從他們的坐位上跳了起來，一個個憤怒地指着瓦爾蓋特罵。楊森匆匆地走到主席的桌旁。他对着台爾曼的耳朵悄悄地說了幾句。台爾曼的臉上露出高興的神色。他對楊森說了些話，別人也同樣聽不見。楊森走掉了。台爾曼站了起來，他叫代表們安靜，但他們被瓦爾蓋特這種態度所激起的憤怒慢慢才平息下去。然後他說：

同志們！有一件興奮的消息：第一艘蘇聯輪船剛剛開進港了！

參加會議的人興奮地站着鼓掌。台爾曼繼續說：

這艘輪船叫“卡爾·李卜克內西號”。

又爆發出一陣掌聲。等掌聲停止了，台爾曼繼續說：

這艘蘇聯輪船“卡爾·李卜克內西號”替德國失業工人運來了糧食。這是彼得堡工會送的一份禮物。

又爆發出一陣更響亮的掌聲。瓦爾蓋特簡直不知所措了，他沉不住氣地喊着：

叫俄國人先讓他們自己人吃飽吧！

台爾曼对着他說：

我們的俄國兄弟把他們的面包分成兩塊，和我們平分。

又对着參加會議的人說：

但是瓦爾蓋特這幫人却說些惡毒的話，因為這是來自蘇聯的呀！

會場里激起了怒火。人們聽見有人插嘴喊叫：

瓦尔盖特，你还是拉下你的假面具吧！现在認清你啦，你这个無賴！

憤怒的情緒在高漲。瓦尔盖特喊叫着想压倒大家抗議的呼喊，但是他做不到。台尔曼繼續在說：

同志們，这正如列寧所說的：对待苏联的态度考驗着我們每个人，看他到底是不是一个革命者。瓦尔盖特这帮人拉着我們向后退。他們想剝夺我們对自己的信心，对工人階級革命力量和建設力量的信心。但是这个社会主义國家的存在，和它堅強地對抗着全世界敌人这一点，就增強了各國工人的階級覺悟、斗争意志和勝利的信念。正因为这样，艾伯特、諾斯克、霍恩和瓦尔盖特这帮人才挑撥人來反对苏联。正因为这样，我們才热爱和保卫苏联！（热烈的掌声）卡尔·李卜克内西……曾站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國家的勝利的紅旗之下……在艾伯特的國家里他被殺害了，但是他在列寧的國家里却繼續活着。他也活在我們的心里。而且他也永远活在我們的事業里。我們大家都集合到这面旗幟之下，他曾經為我們大家在这面旗幟下战斗和牺牲。我們大家都屬於他所建立起來的这个党，德國共產党！（暴風雨般的、經久不息的掌声。）

在警察廳長霍恩的办公室里。霍恩对着電話机吼叫着：
怎么？百分之九十八的黨員贊成跟共產党合并？这

真丟盡臉啦！这个瓦尔盖特真是個草包！

他使勁地把听筒朝電話機上一擲，跳起來，激動不安地在房間里來回走着。然後他走到少校警官夸德的面前站住，用命令的口吻對他說：

这条俄國輪船也來和我們搗亂……但是我們要叫他們掃帚興！夸德，您負責不讓任何人上船。您通知船長說，工會和消費合作社都不肯擔任卸貨。要是共產黨對這有興趣的話，那他們算碰上石頭啦……首先要叫他們繳一筆海關稅。如果他們繳得出，那我們還有別的办法。再說，政權還操在我們手里啊！

在漢堡海港。一艘大約有八千噸的貨輪用纜繩系着停泊在碼頭旁。船尾有一面大紅旗飄揚着。煙囪上畫着鐵錘和鐮刀。一條跳板由船上通到碼頭上。警察排成一條警戒綫竭力想阻止這一眼望不到邊的人群靠近輪船，可是沒有用。越來越多的人涌向碼頭來。船舷上用巨大的俄文和德文字母寫着船名“卡尔·李卜克内西”。在碼頭上，工人們把這些警察一步步往後擠，幾乎擠到碼頭邊上了。他們興奮地討論着這艘蘇聯輪船和它載來的糧食。有一個工人興奮地嚷着：

嘿，這才叫團結友愛啊！

另外一個工人問他：

你說有兩千四百噸？那就有兩百四十萬公斤面粉啦！

頭一個說話的工人表示這個工人說得不錯：

還有五條船要來呢！

其中一个工人說：

可是这要花好大一筆稅啊。

另一个說：

送來的禮是不用繳稅的。

另外一个工人知道得更清楚：

当然要繳的！这要花費好大一筆錢啦！

一个手里抱着孩子的妇女插嘴說：

他們可千万不要又装着这些妻子开跑了！

有一个工人有把握地說：

他們不会这么做的，絕不会！

台尔曼、费尔布來特、厉密勒走了过去。阿斯姆森气喘喘地朝台尔曼走去。他說：

台尔曼同志，这条船可碰上了困难。各个工会不肯卸这些妻子。

克拉麥跟着也來了。他补充阿斯姆森的报告說：

还有消費合作社也找出种种借口。沒有堆棧罗，沒有运输工具罗。

其中一个工人說：

霍恩躲在后面捣鬼！

另外一个工人补充他的話：

一定还有瓦尔盖特。

台尔曼：

这些矮鬼擋不住咱們的路。咱們一定会有办法的。如果咱們工人要停工，到处都得停，要是咱們想干，所有的机器全都会轉动起来，轉动得很快，轉动得

更快！

在港面上。費特·楊森坐着一只小艇穿过大大小小的船只朝那艘苏联輪船划去。他使劲划着，想尽量不被發觉赶快划到船舷的旁边。小艇靠上了大船。楊森攀着一条繩梯爬上船舷。

在“卡尔·李卜克内西号”輪船的艦桥上，夸德和两个稅務員站在苏联船長和彼得堡工会理事会的代表麥尼可夫的面前。夸德說得庄重而親切：

我們万分抱歉，但是这些貨却没有办法上岸。沒有人肯卸貨啊！

楊森由一个苏联水手陪着走上前來，他打斷夸德的話：

有人！造船工人和碼頭工人委员会來卸貨！

麥尼可夫翻譯給船長听，他点点头。夸德想保持他的态度却没有用，他气冲冲地斥責楊森說：

您到这儿來干什么？您馬上离开这条船！

苏联船長用俄語对夸德說了几句話，說得很客气，但是很堅定。麥尼可夫翻譯他的話，說时帶有俄語的語調：

船長請您不要侮辱他的客人。

夸德气愤地对楊森說：

我們回头再談，您等着吧，您……您……

楊森用諷刺的口吻說：

我始終是很樂意的呀！

他又做出他特有的那個動作，把手指在鼻下擦了一擦。夸德帶着他的警察離開了船。船長和麥尼可夫跟楊森握手。麥尼可夫用德語問他：

同志，您怎樣通過的呀？到處不是有警察嗎？

楊森狡猾地笑笑：

干革命的人到處都通得過。

麥尼可夫翻譯給船長聽，他興奮地微笑着，對楊森點點頭。楊森說：

我受了我們黨委主席恩斯特·台爾曼的委託，現在還有一個問題：我們需要繳的稅款總共多少？

麥尼可夫笑笑，從他的公文包里拿出幾張紙來，並且說道：

稅款已經繳了。還有隨後就來的那五艘船的稅款也繳了！這兒是稅款收據！

楊森高興地說：

我可以通知我的同志們嗎？

麥尼可夫給他讓開地方，指着話筒說：

請吧！

楊森拿着稅款收據，用另一隻手抓着那個掛在艦橋上的話筒，把它對着嘴巴。

在碼頭上。從船上的艦橋上响亮地傳出費特·楊森的聲音：

注意！注意！一切都順利！手續全都辦妥啦！

男女工人眺望着輪船，楊森手里拿着稅單在那里笑着，揮舞着。他的話使得人人歡欣鼓舞。工人拿着自己的帽子，婦女拿着手巾，朝着輪船揮動。人群中引起一陣騷動。面對船一直站到現在的工人們，這時轉過身來朝着城里。有幾個人伸出手來指着那個方向。那兒果真呈現出一幅奇異的景象。由各式各樣的車輛組成的一個車隊漸漸駛近了包姆瓦爾橋。打頭的是一輛老式的卡車，庫德爾·厉密勒坐在司機的旁邊。厉密勒歡喜得容光煥發，他跳下車子，在人群里擠着朝前走。長長的一隊卡車、馬車、轎車、搬場車、手推車、蘇格蘭式手推車，還有別種車輛——有一部分用紅旗和橫幅的標語裝飾着——正打橋上通過。這一幅景象表現出工人階級無窮無盡的生命力和戰鬥力，表現出他們對自己的信心和相信自己進行無限制的多种多样鬥爭的可能性。台爾曼登上系索柱。他嚷着說：

同志們，我想運輸工具咱們已經得到供應了！

大家滿意地笑了起來。

現在還剩下兩件事要做。頭一件：卸貨。

幾百個人齊聲回答：

這件事咱們干！

台爾曼：

第二件：儲藏。

庫德爾·厉密勒從一群工人里走出來。他擦去額上的汗，然後慢慢地說：

恩斯特，儲藏倒是一件麻煩事哩！他們不租給咱們

倉庫啊！

但是台尔曼笑着对他說：

那咱們租用律卜森的舞廳好啦……

在苏联輪船的甲板上聚集着一些水手和高級船員。他們站在船欄旁邊，一个个臉上帶着喜悅的神色望着这条由各式各样運輸工具組成的洪流。一小組工人由台尔曼和费尔布來特領着，从輪船的跳板走了上來。台尔曼洋溢着激勁的神色向船長問好：

头一次站在社会主义的土地上……我們謝謝您，船長同志。

麥尼可夫翻譯。船長親切地跟台尔曼和费尔布來特緊緊地握手。費特·楊森歡天喜地地站在那些水手當中。他掏出他的口琴來：

我來吹一个小曲子吧！

他开始吹奏紅色水兵歌的調子。苏联船員和着他的吹奏用俄文唱着这首歌。台尔曼和费尔布來特用德文和着唱，連碼頭上的工人也跟着洪亮地合唱起來了：

黑夜已經消逝，
東方升起了朝陽。
紅艦隊破浪前進！
在狂風和怒濤中，
我們紅海軍戰士，
破浪前進作前鋒！

吊車在貨艙的艙口上方工作着，它軋軋的响声和歌声应和着。吊車用一塊布篷把第一批面粉从貨艙里吊了出來，甩过水手們的頭頂，把一袋袋的面粉放到碼頭上欢呼的人群当中。吊車由一个苏联水手开动着，他滿臉高兴。有一个工人一把抓起放在貨艙口下面的第一袋面粉，把它一甩扛到背上。别的工人也仿效他的办法。他們扛着一袋袋的面粉向跳板走去。

在市政廳地下室彈子房的一个壁龕里，警察廳長霍恩坐在一張擺着丰富的飯菜的桌子面前，吃得津津有味。一个招待員走近他身边，恭敬地說：

警察廳長先生，港口警衛处有請。夸德少校先生打來了電話。

霍恩生气地用手掌朝桌上一拍：

連一頓飯都吃不安靜！

他站起來的時候還吃了一口菜，胸口圍着飯巾就去接電話了。当他听夸德报告的时候，听筒里同时低低地响着水兵歌的歌声。霍恩罵起來了：

为什么必須，少校先生？为什么您必須撤退警察？……

您說什么……

他生气地搖着听筒：

是誰老在那兒唱歌啊？

他不等回答就对着話筒喊叫着：

这是当众丟臉！真不象話！

他砰的一声把听筒朝電話机上一擲。他額头上冒出了汗。

他扯着飯巾，生怕這會把他勒死似的。

在碼頭上。克拉麥彎着腰扛了一袋重重的面粉在走着。汗水從他額頭上淌下來，但他臉上露出高興的神色。勃恩也同樣扛了一袋面粉。克拉麥笑嘻嘻地對他說：

你平時干活，哪一次有這樣快活嗎？

阿斯姆森也想試試扛上一袋面粉。但是他的動作很不熟練。台爾曼走了過來，笑嘻嘻地說：

你別把脖子擰啦！你瞧，這樣扛法！

他一把抓着一袋面粉朝背上一扛，從他的動作看得出他是一個老練的搬運工人：

是個行家！

工人們笑嘻嘻地扛着一袋袋沉重的面粉從他們身邊走過。台爾曼插進這些工人的行列中去。

一間寬大的舞廳。工人們背着一袋袋的面粉走了進來。在大廳較窄的一面，有一個高起來的小型舞台，台前擺着一架鋼琴，電燈上挂着彩色紙帶。好幾百袋面粉已經堆在那里。恩斯特·台爾曼的父親很有經驗地在指導堆放面粉。越來越多的工人，其中有克力山·戴克，把一袋袋面粉從外面各式各樣的車子上扛了進來。克力山·戴克在一堵牆壁前面停住了。那牆上在齊面粉堆那樣高的地方，挂着一塊圓了邊框的木牌，上面用漆寫着一句話：“灌足酒，吃飽飯，閉口莫談政治。”戴克甩

下他扛的一袋面粉，用它遮住了這句話。工人們打這堆面粉旁邊走過，又到外面重新去扛面粉了。

在俱樂部的花園里向工人的妻子分發面粉。用公升的量器把面粉從敞開的面粉袋里量出，倒進婦女們所帶來的各種可用的容器里：紙袋、布袋、罐子、壺、碗、鉢子等等。在分發面粉的婦女當中有費爾布萊特太太和羅莎·台爾曼。費爾布萊特太太臉上露出高興和滿意的神色，正用她那五磅的白鐵罐作量器，把面粉分發給那些等著的婦女。羅莎·台爾曼正包着一大紙袋的面粉，一面對一個老工人說：

團結就是力量！對嗎，石塔麥老大爺？

石塔麥老大爺：

說得對，台爾曼太太。

她把這袋面粉遞給他，又笑嘻嘻地說：

團結也能叫人吃飽！

在輪船上。卸貨的工作已經結束了。蘇聯水手和德國工人站在甲板上。在他們的中央站着台爾曼、費爾布萊特和麥尼可夫。光輝燦爛的陽光。容光煥發的面孔。

歡樂的情緒也感染了碼頭上的人。震顫的歌聲雜亂地响成一片，輕鬆的歌曲，革命的進行曲，夾雜着彩色手巾和旗幟的揮動聲，愉快的笑聲，以及在船上和碼頭上樂隊演奏的振奮人的震顫的旋律。台爾曼的眼睛炯炯發光。他對費爾布萊特說：

在德國能够生活得多么好啊……一个能干的民族，一个勤劳的民族。但是它从来没有做过自己命运的主人。

船長走到台尔曼的面前，遞給他一張列寧的象片，作为全体船員所送的礼物。音乐停止了。有呼喊的声音从碼头上發出來：

台尔曼！……台尔曼！……

台尔曼細細地看着這張象片，他感动地緊緊握着船長的手向他道謝。船上，碼头上——大家同声鼓掌。呼喊声变得更响亮更热烈了：

台尔曼！！台尔曼！！

台尔曼走向前去，对着大家說：

同志們，这不是一个偉大的日子么！！

他停了一会兒，接着喊了起來，好象是一声欢呼：

这是我一生里最美丽的日子！

鼓掌声迎着他冲上來。台尔曼高高地举起拳头，用洪亮的声音喊着：

第一个社会主义國家万歲！

列寧万歲！

克里姆林宮。宮里的过道。听得見門背后有暴風雨般的掌声。突然，門由里面拉开了，列寧走了出來，跟在他后面的有斯大林、克拉拉·蔡特金、威廉·皮克、瓦尔特·烏布利希和别的代表們。

列寧剛才演說的那種熱情還沒有消退，他用自己特有的激昂的口吻說：

這一點每一個孩子都懂得的：沒有哪個民族能長久地忍受這樣的事！凡爾賽條約沒有給德國和奧地利生存的可能啊！這不是和平，而是一種殘酷的劫奪。它使幾千萬人成為奴隸，讓孩子們陷於飢餓！同時它埋下了一場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的種子！德國共產黨從這個條約誕生的第一天起，就激烈地反對它，這做得對。這做得很對！

列寧看見在近旁的一群代表裏面站着恩斯特·台爾曼。他說：

請原諒，同志們！

說了他就邁着快步向台爾曼走去：

有話跟您說，台爾曼同志。

他抓着台爾曼的一隻手臂，就和他順着走廊走着。列寧用他熱情的口吻對台爾曼說：

台爾曼同志，您的報告非常有意思。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就爭取到上萬的工人，您談談您怎樣完成的？

台爾曼一時不知怎麼說才好，但是他接着回答說：

列寧同志，我是努力向您學習的。

列寧笑笑，謙讓地說：

別這麼說，要具體點：什麼口號，什麼要求，有什麼鬥爭經驗？請您講講吧……

他們一面走着，一面專心地談着。他們的談話已經聽不清了，但是從台爾曼的態度上看出他的窘態已經消失了。他現

在又用他那种特有的表情在說話，那种表情流露出他的决心和意志。

斯大林、克拉拉·蔡特金、威廉·皮克和瓦尔特·烏布利希迎着他們走來。

列寧望望鐘，親切地向台尔曼道別。当他匆忙离去的时候，台尔曼轉过身來对着一扇开着的窗戶的胸牆，他还在回味着跟列寧的这番給他留下極大愉快的談話。

列寧在离去的时候，走过圍繞着斯大林的那一群人（这时候斯巴斯基鐘樓上的乐鐘輕輕地敲出了國際歌开头的一些節拍），他用头指指台尔曼，稱贊地說：

台尔曼……他具备作为工人階級領袖的一切才能！……

台尔曼眺望着那巨大而美丽的斯巴斯基鐘樓，听着國際歌有節拍的鏗鏘的旋律，那旋律越來越响了。他抑制自己的声音輕輕地在自言自語：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他在懷念着德國。他的視線掠过莫斯科的房屋。國際歌的旋律还一直在响着。

漢堡。港口海水汹涌澎湃，重重的烏云在天空中飛逐着。只有零星的陽光穿过了烏云射下來。在銀幕上映着一條象暴風雨信号一样的标题：

1923年10月

造船工人以十人一排列隊从港口走過來。他們並沒有帶武器，但是他們的行动却象一支有紀律的革命軍隊。在他們

藍色的遮沿小帽上插着卡尔·李卜克内西的照片，他們唱着卡尔·李卜克内西之歌。

在一家面包店的前面，妇女排成一字長蛇陣，面包店停止出售面包。在价格牌上寫着：

白面包：每磅一百七十億馬克。

黑面包：每磅一百五十億馬克。

圓面包：每只二億馬克。

一个店員从店里走出來，把旧的价格擦掉，并且用粉筆寫上新的价格：

白面包：每磅二百二十億馬克。

黑面包：每磅二百億馬克。

圓面包：每只三億馬克。

在等待着的妇女群中掀起了一陣憤怒的騷动。

工人游行示威在前進着，十人一排的隊伍变成十五人一排了。

貨包堆得很高的一輛卡車，用篷布遮蓋着，停在船塢廣場上办事处的一所木房前面。几个警察把篷布扯下來。卡車一直到頂上都載着裝滿鈔票的籃筐。激動的工人跑過來，把鈔票一摳摳拉出來，并且把它拋到空中。鈔票被風卷了去，飄舞在廣場上空。

工人在前進，十五人一排的行列变成了二十人一排的行列。游行隊伍抬着橫幅標語，上面寫着：

結束通貨膨脹！

爭取工人階級的行動統一！

爭取工作和麵包！

为了一塊美金二十個工人必須辛勤勞動一星期。

鈔票象枯萎的樹葉从船塢廣場那邊飄過來，但是沒有一個人俯身去拾它。游行示威者的脚步从它上面邁過去，把鈔票踩進街道的污泥里去。一隊隊新的游行隊伍从小街上涌出來，匯入到廣闊的人流中去。現在這密集的人流塞滿了整個街道。

柏林。皇宮飯店的棕櫚大廳。兩個侍僕走進餐廳。第一個侍僕端着盛有龍蝦的銀盤，第二個端着放有香檳酒瓶的冷卻器。餐廳已經全部滿座。舞池里一對對的男女擠着在跳舞。婦女穿着通貨膨脹時期時髦的奢侈服裝。肥胖的暴發戶太太，戴着鑽石和珠寶，和她們新近致富的男人，退職的軍官，女招待^①，軍人，穿着英、法、美軍服的協約國管制委員會的官員，投機商，外匯經紀人和其他通貨膨脹時期的典型人物在一起。樂隊奏着所謂“吉美曲”，唱手唱着：

“她偏偏向我要香蕉，要香蕉……”

① 這是和日本所稱的“下女”同性質的侍女。

在一只桌子旁边，一群經紀人圍住一个美國軍官。其中有一个人俯身向那个美國軍官低声地說：

整个別墅連家具三百二十元美金，而且还有姑娘奉送。

周圍站着的人狂狻地大笑。那兩個侍僕把龍蝦和香檳酒放在阿南所坐的那張桌子上。有三个德國國防軍軍官从后面樓梯那兒向这边走來，其中一个就是秦克上尉。他离开另外兩個人，向阿南的這張桌子走來。他說：

噯呀！阿南少校，是你本人呢还是你的鬼魂啊？

阿南一时想不起这人是誰。秦克又說：

您想一想吧，就在这大廳里……一九一九年一月。

他作出軍人的姿勢，并且摹仿地說：

命令执行完畢……

阿南回憶起來了：

当然罗，您不就是秦克，秦克上尉！为了这次再度相會，咱們必須干一杯。

他从冷却器里拿起一瓶香檳酒，倒滿了兩杯，他們就碰杯喝酒。阿南說：

局勢正在惡化，紅色政府占据了薩克森和圖林根，共產黨人和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密切地在合作，紅色分子变得猖狂起來了！

阿南又斟滿了酒杯，叫侍僕再去拿一瓶酒來，并且意味深長地說：

今天在艾伯特家開大會，我的上司也出席。將會作出重要的決定。

他神經質地，急忙飲干了他的酒，並且說：

在我看來，德國好象是一個將要患腦充血的病人。

特別虛弱的身体，却有不正常的高血压。

泰克喝完他的酒，冷冷地說：

那末丸藥和瀉腸都不濟事了，只有來一次大量放血！

飯店進門的前廳。從轉門里可以看見馬路上工人游行示威的隊伍在瀉涌過去。有節奏的呼口號聲從外面傳進來。兩輛大型轎車好不容易才開到了飯店門口。從前面一輛車里走出來的是樞密顧問豪克和他的兒子。雖然沒有一個人阻擋他們的去路，但是他們仍然急急忙忙地逃進飯店里去。其他的工業界人士從後一輛車里跟着出來。等他們走進飯店之後，看門的就把大門門上了。

現在游行示威的熱烈的喧嘩聲就是在餐廳里也夠聽見了。喧嘩聲與跳舞音樂混雜在一起。人們看得見路過的游行示威隊伍在呼喊：

容克地主，鋼鐵大王和工業大王，

現在尝尝自己的報應吧！

許多客人不安地嚷道：

茶房，算賬！

有人喊道：

他們沖進飯店里來了。

阿南握着香檳酒瓶，想倒酒，發現酒瓶是空的。他從冷卻器裏拿起一瓶新的。把瓶塞撬松。軟木塞响亮地砰的一聲飛了出去。

這一聲引起了一陣驚惶。一個緊張地朝着窗戶注視的美女叫喊起來。她的伴侶，一個暴發戶，嚷道：

他們開槍了！

音樂驟然停止，歌手仍然繼續唱了幾個節拍：

……她向我耍香菸……

這一來，歌詞和發生的驚慌之間顯出了更為顯明的對比。客人都從舞廳裏逃出來；全餐廳里的人都從自己的座位上站起來；在桌上兌換外匯的投機商把自己的一捆捆鈔票藏起來；一個胖太太脖子上掛了四副珠項圈，她把頸上項圈的鎖解開，使項圈滑落到衣服的領口裏去。一位老先生把有價證券塞進一只公文皮包裏去，然後把它象塊燙手的鐵似的端到東拿到西，緊張地在尋找收藏的地方。最後他把皮包塞進方形沙發肚裏去。人們大聲地喊着：

這裏的太平門究竟在哪裏啊？

經理打開了通向經理室的門，經過經理室可以到後院。客人開始離開飯店。樞密顧問豪克和他的同伴們站在混亂的人群中間。阿南向他走來，說：

樞密顧問先生，請允許我，由一條小街把你送到總統府去。

大廳現在几乎是空空的了。客人都擠在通向經理室去的太平門前面。美味佳肴擺滿了桌子，有一部分還未動過哩。有幾只椅子橫倒在地上。

一个俄國的亡命徒从安乐椅上站起来，他原先一直同一个穿着便服的老將軍坐在一起。他帶着很重的俄國音說：

一九一七年在彼得堡也是这样开始的。我要动身到巴黎去。

耳聾的將軍把手籠在耳朵上說：

您說什么？

亡命徒恭恭敬敬地鞠一个躬，說了一句：

祝您好运道，先生！

就朝后面的出口走去。

飯店的地下室。通向后院的这条路先往下走几層台階，然后就穿过鍋爐房。路上挤滿了倉惶逃遁的客人。火夫和飯店的其他职工有趣地注視着这批在驚惶恐怖中逃跑的客人。

在柏林德國共產党中央委員会的办公室里。中央委员会在开会。在會議廳前面的走廊上，党的干部一群群地坐着在談話。一个警衛守在通往會議廳的門口。費特·楊森激动地向他說：

同志，你該知道，我一定得跟台尔曼說話。

警衛說：

而你該知道，同志，中央委员会开会的时候，我可不准放任何人進去。尤其是在表決前更是不行。

楊森堅持着說：

那么去把台尔曼同志找出来！

警衛說：

这也不行，他正在講話哩。

楊森無可奈何地轉過身來，向一群工人那兒走去。這群工人正在起勁地講着話。一個魯尔区的工人在說：

昨天晚上，我們把杜塞尔多夫區里的火車綫路通通封鎖了。我們已經在岔道上澆了水泥。法國人都吓得靈魂出竅啦。

在另外一堆人里有一個西里西亞人在說：

我們百人團也不是飯桶啊！可是就沒有武器，沒有武器呀！

他旁邊的一個人插嘴說：

是啊！我們也等着武器呢。這正是里面所要決定的。

楊森忍耐不住了，又走到警衛那兒，可是警衛仍舊不讓他進去妨礙開會。這時候，三個中央委員從會議廳里走出來，其中有馬爾曼和傅雷斯。楊森向傅雷斯奔去，他說：

傅雷斯同志，給漢堡的武器到底在哪裡呀？

傅雷斯說：

台爾曼已經跟我談過。現在我自己來負責這件事，我保證你們會儘快地得到武器的……

傅雷斯和楊森走到窗口，馬爾曼目送他們，並對那第三個同志說：

我真的還忘了件事呢！

他趕快轉過身來，回到會議廳去。當他開門的時候，可以看見會議廳里面的情形，在那裡，中央委員會的同志們坐在三

張長桌子旁邊。馬爾曼沒有把門全关上，所以听得到从門里傳出來台爾曼的聲音。他正在繼續他的報告：

只有武裝起來的工人群眾才能够保衛薩克森和圖林根的工人政府。否則的話，資產階級一有好機會，馬上就會把工人部長趕下台去。因為一旦這些法令不再為資產階級服務，資產階級就會毫不躊躇地撕毀他們自己的法令的。（鼓掌）

這時候，費爾布萊特從會議廳里走出來。他在門檻上停留一會兒，傾听台爾曼的講話，對响亮的掌聲感到十分高興。然後他關上了門，朝着楊森和傅雷斯走來。他說：

決議說：全體同志各到自己的區域去。如果國防軍開進薩克森，我們就在漢堡發出全德武裝起義的信號。

會議顯然結束了，有幾個中央委員走了出來，其中有馬爾曼和布蘭德列爾。馬爾曼把布蘭德列爾拉到一邊說：

布蘭德列爾同志，傅雷斯已經和台爾曼說好了，立刻把武器送去。

布蘭德列爾聽到這個消息十分興奮，他說：

這消息太好了！

在總統府的小會議廳里，一間優美而寬敞的房間，壁上有綢質的壁衣，天花板鑲着護板，但陳設着實用的家具，中間擺着一隻長的會議桌和几把椅子。兩盞大吊燈挂在上面。牆上挂着柏林和波茨坦的銅刻的圖。工業界的人士和高級軍官聚

在廳里，其中有樞密顧問豪克，他的兒子，國務總理斯特雷塞曼，伏克特將軍。大家都站着。樞密顧問豪克，伏克特將軍和國務總理斯特雷塞曼在談話。正在這時候，游行示威的工人的歌聲和口號聲從外面傳了進來。本來已經存在的緊張空氣現在更加緊張起來。豪克對斯特雷塞曼說：

總理先生，我們杜塞爾多夫那邊鬧成什麼樣子，您是想象不到的。如果我們不立刻進攻，魯爾區就要象過分熱的鍋爐一樣爆炸了。

斯特雷塞曼說：

我們的力量不夠用了，樞密顧問先生，我們應該考慮的是，是否……

豪克說：

我也是這樣想，我們必須更多地遷就美國人。雖然這些人是貪得無厭的……但是總比布爾什維克的混亂局面強些。

斯特雷塞曼：

在我看來，寧可向法國人讓步。也許他們會讓我們部隊開進占領區去，這樣，秩序就一定能建立起來……

伏克特將軍站在一群工業界人士中間，他說：

我們必須把薩克森和圖林根兩個地方孤立起來。把着火的地方團團圍住，然後踩熄這個火！

一個工業家表示反對：

可是得當心！別把弓張得過緊了！

另一個歌斯底里地插嘴說：

怕什么！餓死他們！不把糧食運到薩克森和圖林根去！既不運麵包也不運肉、油、和牛奶去——一點兒東西也不運去！

第三個工業家尖刻地補上一句說：

叫他們用自己的油煎肉吧！

伏克特將軍同意地說：

然後我們就來拯救他們……用刀劍來拯救！

艾伯特走進會議廳，向豪克和斯特雷塞曼走去。豪克立刻向他說：

總統先生，您對局勢的估計怎樣？

艾伯特：

十分嚴重！

豪克激動地說：

您的措施都到哪兒去了？您想一直等浪潮把我們沖倒嗎？現在用合乎憲法的手段，是行不通的了！

艾伯特：

為了挽救局勢，我沒有一件事情不願意做的。一九一九年我們得到了勝利，一九二三年我們也必然會勝利的……（意義雙關的）不管什么都吓不倒我！

貝伯走到艾伯特跟前，低聲地告訴他一些事情。艾伯特向豪克和斯特雷塞曼道歉一聲，就離開了他們。他走了以後，斯特雷塞曼對豪克說：

爭取時間，爭取時間！……這是現在主要的事情！

貝伯和一個國防軍情報部軍官斯坦巴赫陪同着艾伯特又回到了會議廳。他把一個信封交給貝伯，並且說：

您馬上到德累斯登去，親自把這封信交給他們政府的總理。我立刻等您的回音。

貝伯鞠了一躬，走了。艾伯特轉過身來對那個情報部軍官說：

上校先生，您安插在共產黨里的那個情報員怎樣了？

軍官心平氣和地回答道：

我們盡量活動，關下。

艾伯特向斯特雷塞曼走去，斯特雷塞曼正滿懷憂慮地對豪克說：

現在是十二點差五分，或許我們是德國的最后一个資產階級的政府了！

在漢堡舉行的造船工人會議。會議廳擠滿了人。廳里裝飾着標語和旗幟，主席台上方挂着標語：

艾伯特——斯特雷塞曼政府滾蛋！

爭取建立全德工農政府！

桌子排成一長列一長列，代表們在桌子旁邊坐着。桌子上的牌子寫着“不來梅”“不來梅哈分”“漢堡”“弗能斯堡”“基爾”“呂貝克”“愛姆登”“威廉哈分”。越來越多的代表擠進大廳來。因為他們再也找不到座位了，所以只好緊緊擠立在走道上。廳的大門敞开着。在甬道上也擠滿了工人，他們在傾听着台爾曼的講演。台爾曼站在講台上，他說：

爭取革命勝利的一切條件現在都已經具備了。（掌聲）統治階級不可能再照舊方式生活，而工人階級也

不願意再照舊方式生活。德國工人階級已下定決心，要把人民從雙重壓迫下解放出來，那就是從凡爾賽條約和德國壟斷資本家專政下解放出來。

響起了熱烈的掌聲。造船工人的一隊百人團^①列隊進入會議廳。全體都戴着藍色的船夫帽。他們受到了暴風雨般的掌聲的歡迎。台爾曼喊道：

把武器交到工人手里！我們無產階級的百人團萬歲，萬歲，萬歲！

全體代表歡欣鼓舞地跟着喊。百人團站到會議的主席台前。會場慢慢地又平靜下來。台爾曼繼續說道：

統治階級決不會自動下台的，我們必須推翻它！

重新響起了熱烈的鼓掌，阿斯姆森對他旁邊的一個人說：最好別人先動手。那時咱們准能懲治他們一下！

台爾曼：

在全德國，工人階級熱望着摧毀資產階級的國家制度。

又是暴風雨般的掌聲。費特·楊森激動地沖進大廳來。他手里拿着一張報紙，喊道：

同志們！國防軍已經開進薩克森了！

大家都從自己的座位上跳起來。在非常激昂的情緒中，從許多的喊聲里，越來越清楚地聽到這種要求的呼聲：

總罷工！……總罷工！……總罷工！

台爾曼：

① 百人團是當時工人的一種武裝組織。

对，总罢工！但是單靠罢工已經不够了，现在是要运用列宁学說的时候了！

会场里又安靜了，代表們站着傾听台尔曼的講話。他說：形势要求我們采取一种更高的斗争形式：那就是在全德举行武装起义。（掌声如雷）但是，同志們，起义是一种藝術。列宁和斯大林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卓越地应用过这种藝術的原則：那就是要实行坚决的進攻！现在形势正在要求我們展开这样的進攻！

在海員俱乐部的閱覽室里，台尔曼站在一張桌子后面。桌子上擺着一張漢堡大地圖。台尔曼的周圍站着楊森、厉密勒、威尔布南特、勃恩。台尔曼說：

第一步是占領郊区，割断市中心。到規定的時間集中向市中心進攻。

克拉麥走進閱覽室。台尔曼抬起头來，用滿怀期待的目光望着他。克拉麥說：

火車誤點了。

台尔曼：

你那边还留着人嗎？

克拉麥：

安排好了，恩斯特。

克拉麥离开了屋子。台尔曼低下头來和威尔布南特一起研究地圖。在閱覽室的另一个角落里，費特·楊森在發布指示：

那末，同志，你就到柏林党中央委员会去！保尔，你到依拆窝去通知農民們！

現在他轉向一个穿着摩托車服装的工人說：

你必须今天晚上赶到鲁尔区弗洛林那兒去。

费尔布來特走進閱覽室，他很快地朝着台尔曼走來，他說：

薩克森來的武器还没有到！我没有料到傅雷斯竟然会失約。

守衛在房門口的同志打开了門，他一面用魁梧的身材擋住恩涅的道路，一面招手叫楊森來：

我打發不了这个姑娘，讓她進來嗎？

費特走到門旁，要恩涅走，但她还是坚持不走。她低声地但是很強硬地說：

費特，我帶來的这許多綳帶干什么用呢？真的要动手了嗎？讓我也参加吧！

楊森拒絕了她：

別教我为难了，恩涅。这不是你的事。

恩涅提出抗議：

那我要跟特弟去說！

楊森簡捷地說：

他現在沒有空見你。

恩涅現在大声說道：

我可不相信！

現在她达到她所希望的事了：台尔曼注意到这件事，說道：

恩·台管紐約兒子廿五號除

讓这个姑娘進來吧！

費特·楊森不得不讓步。一个工人有点瞧不起地說：

唔，你到這兒來干嗎，你这黃毛丫頭？

恩涅站在台尔曼面前，她說：

一道打仗！

台尔曼十分自豪，滿意地瞅着恩涅。他抓着她的臂膀，把她引到一旁：

我有一件重要的任务交給你，恩涅。听好！你到德累斯登去。

台尔曼給她一張紙条：

你坐下來，把這張紙条仔細地看一遍。

費尔布來特走到費特·楊森身边，从一只旧的公文皮包里拿出一扎文件來，他說：

喔，費特，这里是下水道系統的复制圖。

台尔曼又轉向恩涅，指着紙条說：

你能記得住嗎？全記住了嗎？

恩涅站起來，并且把紙条撕碎：

全記住了！

台尔曼緊接着說：

这样你就去找傅雷斯同志，对他說，我們明天一早动手。沒有來比錫的武器，我們只能坚持二十四小时。

恩涅离开了閱覽室，在門口碰見剛剛進來的丙塞，另外一个鐵路工人和克拉麥。台尔曼走到他們面前。克拉麥在台尔曼耳边輕輕地說了几句，台尔曼的臉变得嚴肅起來。他說：

你尽管大聲說出來吧。

克拉麥：

圖林根的武器也沒有到。

丙塞補充說：

在蘇爾和采拉—梅利斯，都沒有掛車皮！

出現了一陣充滿着緊張的寂靜。阿斯姆森說：

那怎麼辦呢？沒有武器，咱們可什麼都干不成啦……

我只提出這個問題……

台爾曼斷然地說：

咱們自己去找。哪兒有武器，咱們就上哪兒去拿。

明天早晨五點鐘！

漢堡巴姆貝克區。運河畔的街上。運河上面還籠罩着晨霧。路燈的光綫微弱地穿射下來。

萬籟俱寂，時鐘指着四點三十分。在運河的對岸聳立着龐大的工廠廠房和一座煤氣庫。台爾曼和楊森默默無語，慢慢地沿運河走着。過了一會兒，台爾曼好象在對自己說一樣：

馬上就到這一步了……我們的十月……

他站住了，並且望着楊森說：

漢堡要給全國發出信號……

他們繼續走着，台爾曼說：

要是我們有更多一些武器……避免任何不必要的犧牲，那就好了……

楊森抬起眼來。他對台爾曼在這個時刻還考慮這些問題感到驚訝。他用一句學來的話回答說：

咱們革命家是請了假的死人!

台尔曼反对說:

不对, 費特, 咱們是產婆, 新生活的產婆!

过了几分鐘, 台尔曼平靜地繼續說下去, 好象在跟自己談話一样:

为了这个新生活, 咱們要貢獻出一切, 一切!

楊森很快地說:

仍旧照決議行动嗎?

台尔曼象从沉思中驚醒过来一样:

你究竟在想什么? 五點鐘!

闊無人迹的工人大街。高架电車的天桥斜跨过大街。在月台上挂着一只大鐘, 时針指着五点差一分。大街的前头, 有一塊牌子, 上面寫着: “巴姆貝克警察局——第一派出所”。在派出所对面的一家大門口, 站着六个工人, 其中两个帶着武器。在派出所旁边的另一家大門口里, 費特·楊森和其他三个工人緊貼着牆在等待着。楊森仰头望着火車站上的鐘。他用右手食指在鼻子下面擦一擦, 給街对面打去一个暗号, 就迅速地向警察派出所的入口处跑去。其他的人跟随着他。楊森一把拉开通往警衛室的門。

另外一組武裝的工人在房密勒的領導下, 冲進了另一个警察派出所(漢堡西夫貝克区)。

罗登堡区市政廳里的警察派出所。市政廳的自鳴鐘敲了五下。阿尔圖·费尔布來特和八个工人从圆柱后面冒了出来，冲进派出所去。值班看守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情况，头一个工人用力一躍，就跳过了柵門。阿尔圖·费尔布來特猛然一下子扯断了电话綫，其他的工人立刻跑到槍架处，把短槍拿下来，推上槍膛，准备射击。这时候，睡着的警察倉皇失措地从他們床鋪上爬起身來。费尔布來特命令說：

走，把他們帶到地下室去！

在大街上。兩棵樹的樹梢彼此相對着傾斜下來，并且交叉地倒在地上。它們阻塞了大街，形成一個街壘的基礎。工人从四周房屋的院子和地下室里拖來了水泥袋、沙包、鉄条、垃圾箱等。別的人忙着用手推車運磚石，撬開路面的石頭，挖成一個地坑，築起戰鬥的障地。街壘逐漸加高，變成了一個堡壘。

一個老太太穿過大街走來。她向勃恩那兒走去，勃恩正在領導大家築街壘。他覺察到這個老太太要跟他講話：

喂，老媽媽，有什麼事啊？

老太太解開一條圍巾，拿出一支左輪槍，把它交給了勃恩。

這是我丈夫的。

勃恩：

那末他自己不用嗎？

老太太：

他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在兵營前犧牲了。

勃恩緊緊地握着老太太的手。

這決不會白白地犧牲的，老媽媽！

勃恩想走向街壘去，但是老太太又把他留住了一會兒：

我要告訴你，同志，我們要把整條街都獻給兄弟們！

漢堡市公園。一輛摩托車停在小樟樹林旁邊。戴克從後座下來。駕駛摩托車的人指着一座水塔說：

在對面下水道排水站里。

戴克感謝地說：

明白了。

他向那方向跑去。

一座小型的工具房，里面放着排水管理的裝置和工具，恩斯特·台爾曼就在這裡設了起義的戰鬥指揮部。這是一間不大不小的房間，有着用來控制排水方向的手輪、鏈條滑車、活動開板。

機車司機馬丁·丙塞身邊圍着六個武裝工人，他拿着一本筆記簿在記錄。他向台爾曼報告：

到現在為止占領了十二個派出所，共繳獲一八三支步槍。

台爾曼站在一幅釘在牆上的漢堡市地圖前面，把幾處警

察局的所在地用紅筆圈起來。他轉過身來說：

噢……不多。

一個工人從外面走進來，上氣不接下氣地嚷道：

所有的工廠都停工了……只有交通公司……

台爾曼回過身來說：

交通公司怎麼啦？

工人：

還在開會呢。

台爾曼：

告訴他們，會已經開得夠了，現在要起來戰鬥！

老威爾布南特站在另一張桌子旁，他對台爾曼說：

我跟他一塊兒去，恩斯特。

台爾曼點點頭：

好，威爾布南特同志。

威爾布南特和那個工人走出了房間，在門口，另外一個工人碰見了他們倆。他帶來五支槍，馬丁·丙塞在登記着：

一百八十八！

兩個工人跑着進來，其中一個人報告：

主要的派出所和西夫貝克全區都在咱們手里了。

台爾曼滿意地說：

這是件好消息！

機車司機一面點數一面記錄。這時候，克力山·戴克沖進房間里來，容光煥發地喊道：

特弟，軍隊要撤退啦！他們正在斯且山茨車站上火車！

在場的人都充滿了喜悅。台爾曼臉上也同樣流露出高興的表情，但是他的高興是由于另外一個原因。他想到漢堡以外的地方了：

這是好的，非常好！一定是別的地方更需要他們！這就是說國防軍在薩克森處境不利……

台爾曼考慮了片刻，他的臉顯得十分嚴肅。他用右拳做了一個他愛做的沖擊動作，象是要用這個動作推翻他一直在注意着的一個計劃似的，他說：

我們必須牽制這支部隊，在路堤展開戰鬥。攔住！攔住這支部隊！不叫他們從背後襲擊薩克森工人。

他向四周在場的人巡視了一番說：

鄂托，你去指揮這一次行動！

克拉麥低聲地對台爾曼說：

恩斯特，我不曉得……你認為，我能行嗎？

台爾曼：

不然我也不會把這任務交給你了！

鄂托·克拉麥顯得很緊張，台爾曼的話顯然加強了他的力量和自信心。台爾曼走到地圖旁邊，向他指出一個地點：

庫德爾·厉密勒和鐵路工人埋伏在這裡……

在一個工人區的路堤上。橫在路軌上已築了一道工事。參加了武裝工人隊伍的鐵路工人撬松了枕木，把鐵軌拉了出來。在路堤的兩旁，高高地聳立着工人住宅的後牆。牆上面有着一個個光禿禿的陽台，那上面曬着衣服，或放着兔子籠。寬闊

的房屋牆上有巨幅廣告：“聰明的主婦用帕雪爾皂片”“最好的香烟是格來林香烟！”。庫德爾·厉密勒肩荷着槍，把一面紅旗用勁插在工事的正中間。远处傳來機車的汽笛聲。火車快要到了，鄂托·克拉麥命令：

離開路堤！到工事後面去！到屋子裏面去！

武裝的工人伏在工事的後面。鐵路工人跑下路堤，隱蔽在房屋的入口地方。克拉麥和其他兩個工人守在調度室的戰鬥崗位上。一陣緊張的寂靜。原來一直在襯托着這一幕電影的音樂也停止了。

向前開來的火車大大地減低了它的速度，一直開到接近工事的地方，然後停了下來，蒸汽在車輪下面發出嘶嘶的聲音。庫德爾·厉密勒不帶武器，朝火車奔去，並且喊道：

弟兄們，士兵們！別讓當官的利用你們啦！你們打算為誰賣命啊？

士兵們猶豫不決地從貨車里向外張望，他們看見步槍架在一道居高臨下的路堤後面瞄準着火車。由兩個鐵路工人守着的一挺機關槍槍口正威脅地從調度室的窗戶里伸出來，準備射擊。克拉麥站在他們兩人旁邊。

一個軍官以尖利的音調發布命令：

前進！沖啊，沖啊！

並且跳到鐵路上，但是沒有一個士兵離開火車。這時候，那個軍官怒氣沖沖地拔出他的手槍，瞄準厉密勒射擊。厉密勒中彈倒下了。鄂托·克拉麥毫不猶豫地把一個鐵路工人推開一邊，自己來開機槍，發出短短一排子彈，那個軍官倒了下去。從後面的一節車廂里跳出另外幾個軍官，拿着準備射擊

的手槍。但他們也在立刻發射出來的火網中倒下了。隨後又是一陣寂靜，沒有一個人再離開火車。士兵們不安地、猶疑地從窗戶里望着。克拉麥注視着機關槍管，手放在扳機上。火車頭發出一陣尖銳的嘯聲，噴射出白色的蒸汽。列車慢慢地滾動着，然後越來越快地向後退去。工人們抬起庫德爾·密勒的尸首。當開走的火車聲音漸漸消失了的時候，那面插在工事上的紅旗在白色的蒸汽中飄揚着。

在戰鬥指揮部里。牆旁的彈藥箱是空空的，以前放在那裡的武器都分發完了。在一個角落里通訊員們在接受書面的指示。台爾曼站在地圖前面一群戰友中間解釋形勢：

霍恩現在想使他的警察和國防軍聯合起來。這一着一定得阻止！

台爾曼面對克力山·戴克說：

克力山，這是你的重大任務！

克力山立正，顯然感到自豪。台爾曼繼續說下去：

你和造船工人一起把警察騙到工人區的街上來。這裡……這裡……和這裡……這時你的戰鬥力就會增加十倍。

他在地圖上畫出預料的戰鬥地點，然後他向克力山伸出手來：

好好幹，克力山，並且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在任何情況下要多嚼兩口煙草。沒有考慮好不要進攻！

克力山·戴克走了之後，費爾布來特說：

咱們象在霧里戰鬥一樣，沒有中央委員會的消息，沒有一個通訊員回來……

台爾曼：

是的，咱們必須知道外面的情況，……在柏林，在魯爾……在薩克森……

一道橋橫跨在一條廣闊的河上。銀幕上明亮地映出一個城市的名字：德累斯登。

這道橋橫跨易北河。在欄杆突出的地方，一個國防軍崗哨站在一架重機槍的旁邊。橋上交通如常。一輛摩托車開了過來，駕駛人是海恩·赫貝爾，在跨斗里坐着恩涅·哈姆斯。

德累斯登的街上。在一家大工廠的門口。工人們穿過大門涌進廠里去。在鐘卡間的鐘旁邊，他們在自己的卡片上蓋了戳^①。在入口處站着一個國防軍警衛。恩涅坐在跨斗里，朝着前面看，臉上露出激怒的樣子，眼淚都要流出來了。她十分驚訝地對駕駛摩托車的赫貝爾說：

你明白嗎？這裡根本就沒有罷工……你明白嗎？

海恩·赫貝爾一面駕駛，一面向四周張望，現在他又向前面注視了。他發現大街那邊堵塞着，就猛然剎了車。在兩人

① 這種鐘可以在卡片上打出上工的時間。

注視的方向，有一輛裝甲車慢慢地滾過來。它掩護着一隊有作戰裝備的國防軍。

一幢幢資產階級居住的高大的屋子。窗口挂着黑白紅的三色旗，其中有幾面有鐵十字勳章的舊戰旗。摩托車轉彎開進一條典型的工人區大街。這條街家家都沒有掛旗。恩涅啾着門牌，說道：

17 號。

赫貝爾把摩托車駛向 17 號房子門口，減慢了速度。正在這時候，從黑暗的過道里走出兩個國防軍士兵，在他們後面是三個工人，他們的手都上了手銬。其中的一個便是中央委員會委員傅雷斯。他們被另外四個士兵粗暴地用槍托推着朝前走，他們雖然遭受虐待，但是仍然驕傲地挺着胸膛在走。在最後的士兵後面，一個工人的女孩子非常激動地從房子里跑出來。恩涅向海恩·赫貝爾暗示，要他保持較慢的速度。同時她向那個女孩子打了一個手勢，叫她走近來：

穿皮茄克的那個大個兒，不就是傅雷斯同志嗎？

那個女孩子跟在摩托車旁邊跑着說：

是的，我的爸爸。

恩涅激動地說：

我們是從漢堡來的，台爾曼派我們來的……你們這兒究竟出了什麼事啦？

女孩子：

我也不明白。起初說，咱們要動手了……後來又說不動手了……布蘭德列爾親自來過這兒……現在亂七八糟地，到處都在抓咱們的人！……我現在得立刻

去告訴一個同志……

她行了一個亂就告辭了，跑進一條小巷子里去。恩涅對着她的背影望了好一會，然後她對一直還以慢速度駕着摩托車的海恩·赫貝爾說：

現在咱們必須設法找到車匠蘇爾茨。從這裡轉彎，在柯尼希大街 12 號。

赫貝爾加快了速度，向恩涅所指的方向轉彎，那個女孩子也是打這個方向跑去的。當他們轉彎的時候，恩涅看見在街對面那個女孩子急急忙忙地拐進了一所房子的大門口。門口上面挂着一隻車輪子，房子前面停着幾輛需要修理的運貨板車。赫貝爾正想停下來，這時候，他從反射鏡里，看見大約有十五來個士兵跑步過來。他駕駛得比較快些了。但是他突然發覺在他們前面也有一隊國防軍。刺刀插在槍頭上閃閃發光。恩涅打了一個暗號，赫貝爾便急速地向右轉彎拐進了一家大門口。這就是三皇飯店。士兵們走得更近了。一個軍官——秦克上尉——手里拿着名單，分配他的士兵到各幢房子里去。他自己帶了幾個士兵朝飯店對面的那家修車鋪走去。

一隊士兵打面前跑過去。他們把槍上了子彈。一個下級軍官對着高處敞開着的窗戶命令式地喊叫：

關窗！！要開槍了！！

三皇飯店的一間房間。恩涅踏進了這間房間，剛要放下她的小皮箱。這時候，從對面房子里發出一陣叫喊聲。她冲到窗口去。

……恩涅從窗口望出去，看見對面房子的一間屋子里正展開戰鬥。那個工人的女孩被國防軍的士兵——他們的鋼盔背在

后面閃閃發光——逼到開着的窗口去。她充滿着恐懼，抓緊窗柵欄。恩涅驚恐地轉過身去。她聽見一聲毛骨悚然的叫喊，緊接着就聽見一個人的身體砰的一聲跌在路面上。

那個女孩子躺在街對面的人行道上了。

恩涅慢慢地，不由自主地又轉過身來對着街上。從那個女孩子被扔下來的窗口伸出秦克上尉的那副殘暴的面孔。

總統府。艾伯特的辦公室。在房間里的一個窗角落里，斯坦巴赫上校坐在一隻圓形的小烟桌旁邊，面對着總統。他一面把單眼鏡夾進眼里，一面說：

……在薩克森和圖林根，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

但是漢堡還能推翻我們的計劃……

艾伯特不得不忍受他這幾句話中所含的責備。他說：

上校先生，這個形勢也很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斯坦巴赫：

聽說在漢堡打街壘戰的人里面有許多是社會民主黨人……警察真是一點用也沒有……我們非把部隊從薩克森撤回來，派到漢堡去不可。

電話鈴響了。艾伯特走到電話機旁：

是……是我本人……是的……

他知道只有裝腔作勢——但是信心不足——來回答電話里的報告：

總之……我不能再容忍這種情況了……我會……

漢堡。在警察廳長霍恩的办公室里。霍恩被他的一些軍官圍繞着。他把電話听筒放在耳朵旁：

是的，總統先生，……但是……是的……但是我們還迫切需要更多的增援部隊，總統先生！我們部隊的情況很嚴重……

他有些愕然地住了嘴，因為顯然艾伯特在那一頭已經憤怒地把電話挂斷了。

柏林。中央委員會的一間辦公室。布蘭德列爾用這幾句話來結束他跟馬爾曼的談話：

你馬上到漢堡去，把這件事通知台爾曼。戰鬥一定得停止！

馬爾曼用手搔搔頭皮：

台爾曼是一顆堅硬的核桃……

布蘭德列爾自鳴得意地說：

沒有一粒核桃會硬得軋不碎的。你對他說，國防軍襲擊了我們，再說事情已經決定了！

他匆匆地與馬爾曼握了一下手。

漢堡工人區的一條街。一道高架電車的天橋的幾根柱子。一隊國防軍繞過這些柱子，一個軍官厲聲地命令：

前進！跑步……前進，前進！散開前進！

士兵們分散到街上，他們一面跑一面裝子彈。克力山·戴克和三十來個工人隱藏在一個街口的後面，他們握着槍準備射擊。戴克緊張地嚴密注視着街上的情況。他已經把手指扣在槍的扳機上，真想扳一下。他好不容易才克制了自己。忽然他好像想起了一樁事情，便從口袋里拿出一卷煙草，切下了一段，把它塞進嘴里。他思考了一會兒，微笑着，然後又切下第二段。

一群進攻的國防軍士兵從工廠的一堵牆後面涌出來，並有警察增援他們。一個軍官拔出手槍，指着前方，命令：

第二中隊占領火車站！開火！

士兵和警察向前進，利用牆和房屋的門口作為掩護。

在一扇窗口，有一個婦女用手把窗簾向旁邊撥開一點。窗簾後面露出愛瑪·克拉麥的面孔，她緊張地望着街上的動靜。從下面傳來壓低了聲音的命令聲。

在另外一個窗口里，隱隱約約有一個老太太在窗簾後面張望。她手里抓着一塊磚頭準備着。在一間厨房里，一個工人把煤桶推到窗邊。

士兵們已經到达了街道中段。他們已經不象開始時那樣謹慎。現在他們跑到馬路當中來了。戴克吐掉了嘴里的煙草，把兩個指頭插在嘴里，吹出一聲尖銳的呼哨。跑在街心的士兵們大吃一驚，惶恐地向四周張望。就在這一剎那，所有房屋正面的窗戶都拉开了。石子，煤塊和各種各樣的东西都從窗口扔了出來。這陣“炮火”象傾盆大雨一樣劈拍劈拍地落在士兵和警察身上。他們從馬路上逃竄到房屋牆腳邊，並開始向窗口射擊。旧的壺，罐和瓶子扔在路面上，扔在士兵和警察的

鋼盔上，他們尋找地方躲藏也沒有用。一個警官對着上面喊叫：

離開窗口！關上窗子！

又是一陣象下雹子似的瓦塊、石子、鐵塊和煤球打了下來，回答這個軍官。一張花園里用的鐵椅在空中翻滾着落下來，跟着又是一只煤桶。士兵們愈來愈瘋狂地向上面開槍，但是無法瞄準，也打不中人。居民們在每次投擲之後，就馬上躲到旁邊防禦槍彈。

屋頂上有武裝工人在防守着，現在他們也進入了戰鬥。

有幾個士兵把輕機關槍架在前面士兵的肩上，向房屋射擊。

有一個工人揚揚得意地從一所住宅的窗口向外張望。婦女和孩子們遞給他各式各樣的家用器具，他便把這些東西擲到街上去。他的眼睛里流露出熾熱的戰鬥情緒。他把身子伸出窗外，喊道：

咱們的東西並不多，可是咱們有的，咱們都高興拿出來！

在一扇天窗口里，工人們拉開了手榴彈的保險，向士兵和警察中間擲下去。士兵和警察驚慌失措，企圖沖進房子里去，但是大門都門得緊緊的。現在武裝的工人從國防軍部隊背後的一條小街，挨着一所所房子的門口向這邊沖過來，一面朝着士兵和警察開火。大街的另一頭，克力山·戴克帶着他的部隊出現了。兩支隊伍把士兵和警察壓制在街中心。當他們逼近的時候，從窗口進行的“轟炸”就停止了。克力山·戴克命令式地喊道：

举起手來！放下武器！快！
士兵和警察都服从了他的命令。

一条秋色苍老的公路。在薄暮的时候，一辆带有跨斗的摩托車停在公路旁边。海恩·赫贝尔跪在摩托車前，用一双油腻的手在修理他的車子，工具零乱地放在地上。恩涅不耐烦地站在他旁边。海恩絕望地说：

挂勾坏了……我一个人修不了呀。

恩涅：

真倒霉！咱们现在怎么繼續走呢？

恩涅不耐烦地走来走去，海恩咬紧着牙繼續在修理。这时候，恩涅听到有一輛汽車駛來的声音。她站到汽車道中間去招手。一輛轎車刹了車，停下來了。恩涅走了过去。車里坐着國防軍軍官，其中有秦克上尉。坐在他旁边的軍官問道：

喂！小姐，您要上哪兒去啊？

当恩涅露出秦克就是在德累斯登把那个女孩子从窗口擲下來的凶手时，她吓得退了回來。海恩·赫贝尔偶然把螺旋板子掉在地上。当的一声把恩涅吓一跳，并轉过身來对着他。这一刹那已足够她恢复鎮靜。她下定决心，为了完成任务，也得和这帮凶手同車而行。她对着头一个軍官說，同时双手不安地在扣上衣的鈕扣：

喔，您能不能帶我走啊？……我無論如何得赶快赶到漢堡去……

她現在已十分鎮靜，于是从容地补上一句說：

我的姑媽病得要死了，而我們的摩托車又拋了錨。

和她交談的那個軍官顯然對這個漂亮的姑娘感到興趣。
他落落大方地說：

快上車來吧，我們也是到漢堡去的。

恩涅提着小皮箱上了車。汽車開走了。海恩面帶怒容地目送着它。他手里拿着一個沉重的板子，真恨不得朝汽車扔去。又有一陣馬達的軋軋聲迫近了。一隊載着國防軍的卡車打海恩·赫貝爾身邊開過，跟在小轎車的後面。

漢堡。費爾布來特住宅附近的街壘。有霧的黃昏時候。工人們伏在由勃恩指揮的街壘旁邊，槍都上了膛。他們背後的街上空無一人，可以聽見低聲的呼喊聲。在屋頂上空，一架探照燈的光綫按着一定的間歇照射天空。稀疏的槍聲劈拍劈拍地劃破這戰鬥間隙的緊張寂靜。恩斯特·台爾曼和阿爾圖·費爾布來特從昏暗中出現。台爾曼用下面的話結束了他們的談話：

因此，你必須立刻到柏林去，阿爾圖！到黨中央去！
我們必須搞清情況。我們必須曉得，薩克森的情況怎樣……恩涅也還沒有回來……我們必須搞清情況！

他們在費爾布來特的住宅前面分別了。費爾布來特打開了大門，台爾曼朝街壘走去。街壘旁的工人互相促使注意他的到來。一個工人用高興的聲音喊道：

特弟來啦！

台尔曼沿街走着。他一面向工人們問好，一面問道：

喂！你們這兒的情況怎樣？

一个工人反問道：

咱們這兒的情況很好，但是別的地方怎樣啊，台尔曼同志？在薩克森？在柏林？

台尔曼並不馬上回答。然後他說：

咱們還在等可靠的消息……但是咱們在漢堡的人可以確實相信：繼續有國防軍部隊向這兒開拔……

他對着勃恩說：

你們跟愛爾貝克、西夫貝克和巴姆貝克聯繫上沒有？

勃恩伸手摸胸前的口袋：

這裡……有報告……。

有人擦亮了一根火柴把電石燈點着。這盞小心遮掩着的燈光照亮了台尔曼，他坐在一隻箱子上看報告。箱子旁邊伏着一個瘦弱的青年，端着槍，看起來最多不過十六歲。他仰起頭來對着台尔曼，向他招呼：

晚安，台尔曼同志！

台尔曼正在專心看他的報告，不很注意地回答一聲。後來他比較清楚地看到了這個青年，就問：

你叫什麼名字，我的孩子？

那個青年有點自豪地說：

我是卡爾·勃林克曼的兒子，我叫彼得。

台尔曼更加注意了：

噢，你是勃林克曼的孩子……你父親好嗎？

青年：

不好……他吐血哩。

台尔曼咬紧嘴唇。他繼續翻閱报告，用鉛筆在划記号，一面問道：

彼得，你多大了？

青年：

已經二十歲了，台尔曼同志。

台尔曼的臉上表示出，他由于这个青年的实际年齡和他瘦弱的外貌不相称，是多么的吃驚。……他一面繼續看他的报告，一面親切地問道：

那你是干什么手藝的啊，彼得，也跟你父親一樣是木匠嗎？

青年：

我失業有十一个月了。但是，等到咱們可以出來說話的時候，一切都會改變的，不是嗎，台尔曼同志？等一切都屬於咱們的時候，港口，工廠，造船廠……這才真是生活呀！

他把槍抱得更緊，又把銳利的目光對着前面的黑暗。台尔曼的臉上流露出對於彼得的話感到深深驕傲的神色。

在費尔布來特的地下室住宅里。費尔布來特太太正在準備夾心麵包。有一大堆麵包片已經放在她面前的桌子上。從外面傳來槍聲。一聲響亮的手榴彈爆炸聲把費尔布來特太太吓了一跳，但是接着她又鎮靜地繼續她的工作。她不時望望房門，在替丈夫擔憂，他自從巷戰開始以來還沒有回過家。這

时阿尔圆·费尔布來特走了進來。他已經精疲力尽了，但是他不讓自己現出疲乏的樣子。他的妻子帶着悲傷的，同時又放心的神色望着他。她向他走去，緊緊地擁抱他。然後拉着他的袖口說：

你站到燈前來呀，阿特叶①，來！

阿尔圆·费尔布來特吃了一驚，有點發窘，拒絕說：

為什麼？這是幹什麼呀？

但是他的妻子堅持着：

哎，來嘛……我簡直記不得你的面貌究竟是什麼樣子了……

阿尔圆·费尔布來特依從了她，不情願地向燈前走上几步。他的妻子看着他困倦的，通宵不睡的面孔，使得她對於丈夫回來所引起的歡喜突然變成了痛苦。她全部的悲痛從內心裏傾泄了出來：

你的樣子簡直象個死人啦！……咱們過的算什麼日子啊……你老是有別的事……你從來沒有為我留在家裏過，從來沒有！現在，在這兵慌馬亂的日子裏……阿特叶，我到底也是個人啊……我是那樣為你擔心，阿特叶！

阿尔圆·费尔布來特笨手笨腳地撫摸他的妻子的頭髮。他斷斷續續說：

你是我最親愛的人，瑪尔塔……但是我總不能改變自己的本性啊……你老是想着我一個人，所以你審

① 阿尔圆的乳名。

怕……但是我，我必须想到大家，因此我就没有时间
來害怕……

他停了一下，接着說：

我知道，做一个共產黨員的妻子是不容易的……現
在我又得走了，瑪尔塔……

这时候，瑪尔塔又克制住了自己。她拿來一大張包東西
的紙，把一片片面包疊在紙上，說：

那个屠戶和面包師也捐了一些東西。

阿尔圖·费尔布來特指着這許多面包說：

叫我拿這麼多面包干嘛呀？

瑪尔塔一面包面包，一面說：

這也不是給你一個人的，是給大家的！

在街壘上。聚在台尔曼四周的武裝工人凝神地在傾聽動
靜，接着赶快弯着腰跑回到自己的战斗崗位。現在可以清晰
地聽到从桥那边傳來馬達的軋軋聲。台尔曼同別人一道从街
壘的樹杆隙縫里朝桥那边望过去。那边有許多輛卡車的灯在
閃閃照耀着。

勃恩命令：

開火！

街壘的戰士開始射出一陣猛烈的槍火。从街壘旁边一座
房子的窗口也响起了机关槍噠噠的扫射聲。

在桥上。从桥的一头，出现了国防军的汽车队。枪声更加密集了，子弹呼啸着掠过去。从桥柱的隐蔽处跳出一个警察来。他做做手势喊道：

关灯！

汽车的灯熄灭了。警察朝头一辆汽车走去，就是恩涅在摩托车抛锚之后搭乘的那辆汽车。这个警察在黑暗里并没有立刻认出坐在里面的那些军官。他粗声粗气地说：

证件！

军官们摆出一副毫不理睬和拒绝的嘴脸。这个警察弯身向前一看，晓得自己弄错了，便立正敬礼。他向司机打招呼说：

赶快过桥，然后向左转！下头靠大街红党已经造了一道工事！

枪声非常密集。这个警察跳回隐蔽处。在这辆赶快继续行驶的车里，军官们把脑袋缩了起来，而恩涅这时却留心地，然后十分得意地向街曼那方向倾听。对她说来，枪声是同志们尚在战斗的信号。

在街曼上。勃恩一面目不转睛地冲着前面黑暗窥视，一面稍为转过身来对旁边的人说：

有一辆溜过去了……但其他几辆不敢过了……

台尔曼走到勃恩身边：

你们必须防备：敌人会集中主力向你们这里进攻……

我还要给你们送两挺机枪来！

勃恩轉身正對着台爾曼說：

恩斯特，這裡誰也通不過！你放心吧！

一條寬闊的交通要道。三輛翻倒了的電車橫在街心，筑成一道街壘。據守這道街壘的工人們，遭到離此約有二百公尺遠的汽車庫院子裡的敵人猛烈的射擊。哈姆斯太太沿着街壘俯着身走到費特·楊森跟前：

費特！我去請一個大夫來！

楊森說：

你認識這裡一個大夫嗎？

哈姆斯太太：

是的，他住在從這裡數過去第三幢房子里。

楊森：

是同志嗎？

哈姆斯太太搖搖頭表示不是，楊森猶豫不決地搔搔脖子說：

不過，要是他走了風呢？

哈姆斯太太不明白他的意思，她問：

要是他……什麼？

楊森不耐煩地說：

要是他走了風，我的意見是說，要是他亂說呢？

哈姆斯太太：

這個人不會，他是個正直的人！他已經幫助過咱們好幾回了。

台尔曼从黑暗里走了过来。他以警觉的目光观察街壘的形势，跟费特·杨森握握手：

他们是从哪儿射击的？

费特·杨森向街壘的那边指指：

从那对面，从汽车庫的院子里。

台尔曼：

距离这里最近的下水道出口在什么地方？在汽车庫前面还是在后面？

杨森考虑了一会儿：

最近的出口？应该正在汽车庫的院子里！

台尔曼满意地说：

大家进下水道！快！我们进攻啦！

一家小旅館的餐廳。國防軍的軍官們坐在一張桌子旁邊。留着兩個座位。其他的桌子也坐滿了軍官。燭光照亮了這間房間。泰克在后面彈鋼琴，正在彈一支充滿情誼的勃拉姆斯^①的曲子。

一个青年軍官不耐煩地說：

那个姑娘到底在哪里啊？（对他旁边的人說）是个潑辣貨，对嗎？

一个中尉軍官正走过来，气憤憤回答說：

那个婊子溜跑了！

① 德國作曲家（1833—1897）。

正在这时候，門打开了。一个军官戴着鋼盔在廳里激动地嚷道：

紅党打進汽車庫的院子了。

大家都跳了起來。秦克一面向外面跑，一面說：

怎么回事？那末他們正打中咱們的要害啦！

哨子响了起來，从外面傳來呼喊声：

集合！反攻！

全体軍官都冲了出去。

在汽車庫院子里。楊森帶着另外三个工人伏在加油站的石欄杆后面。他向他的战友打了一个信号。当他不断地繼續射击时，他們一个接着一个退回到他們旁边的一个开着的下水道竖井里去。楊森跟着他們最后一个退却。他鑽進地下不見了，从竖井里面把那盖子又推回到原來的位置。

一条地下的下水道。楊森和他的同伴們沿着又髒又湿的下水道牆壁跑着。他們到了一个垂直的、可以通向上面的竖井，他們打这里爬了上去，为的好从汽車庫院子外面再回到街上來。

在汽車庫院子里。國防軍冲進現在空無一人的院子。緊挨在加油站的旁边，一顆手榴彈爆炸了。燃燒着的汽油流了

出來，突然之間，院子被照耀得如同白晝。几个死人躺在地上。士兵們穿過火焰冲進院子，他們搜查工場和汽車庫，但是找不到一個人。在離去時，一个士兵對另外一個嚷着說：

這真教我不痛快！他們跟咱們玩起貓捉耗子來了！

又是一陣槍聲。有几个士兵中了彈。大家都撲倒在地上。秦克上尉發覺到槍彈是從對面拐角上一家房子里射過來的。他命令：

瞄準拐角上那所房子，就在對面！咱們把他們剝成肉醬！冲啊！冲啊！

在拐角那所房子里。楊森站在窗戶後面隱蔽着身子，向外面注視。在車庫燃燒時的閃爍火光中，他認出了秦克。他怒氣冲冲地對他旁邊的人說：

我的一個老相識！

他瞄準了槍：

叫你再也不能流工人的血了！

他扳了槍機。

在汽車庫院子里。秦克中彈向前仆倒地上。他的腦袋就枕在下水道豎井蓋板的旁邊。

台爾曼帶着克拉麥和近十个戰士在下水道中走着。台爾

曼的向导走在前头，提着一盏手灯，强烈的灯光掠过潮湿的墙壁。走到下水道的一个交叉口，台尔曼和其余的人分手了。在臨走的时候，台尔曼再一次对克拉麥說：

那么，鄂托，就照刚才所說的，三点鐘开会討論战况。

通知大家走下水道，不要假充英雄好汉！

台尔曼在狭桥上越过下水道，登上几級台階走上去。

在下水道的工具房里。牆上挂有縫子、鉗子、釘鉸、电扇等。受伤的工人躺在临时搭起來的木床上。馬蒂斯大夫跟着哈姆斯太太來了。他脫下大衣，从皮包里取出医療器具。他走到一个伤员的身旁，但是这个伤员指指躺在自己旁边的一个受重伤的同志，向大夫表示，應該先給他治療。台尔曼站在这个重伤员的旁边。当大夫在檢查和包扎的时候，这个伤员忍住痛苦对台尔曼說：

漢堡高举起旗帜……这样一切就不白牺牲了……这样一切都会順利啦！

大夫摇摇头：

这真叫人不明白：你們說为了和平，可是同时又在打仗！

台尔曼平靜地回答說：

大夫先生，要看是哪种战争，其中也大有分別哩！

这个伤员表示同意：

最主要的是看为了什么打仗！

台尔曼：

大夫先生，戰爭必須是正義的！正義！譬如說吧，在托馬斯·開澤爾^①領導下的農民，或者法國的雅可賓黨人，巴黎公社，還有一八四八年的起義——他們進行的都是正義的戰爭！而咱們這兒進行的也是正義的戰爭，因為它是為了人民的事業！

大夫：

但總不能永遠進行戰爭啊！

台爾曼：

正因為如此，大夫先生！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給咱們帶來持久的和平。因此咱們的鬥爭不僅僅對無產階級有利，它對全體德國人民都有利。也對您有利，大夫先生！

這時候，一個通訊員走到台爾曼面前報告道：

恩涅回來了！

台爾曼跟這個傷員和大夫握握手：

我現在必須走了。

他跟通訊員離開了這個房間。台爾曼顯然給了大夫很深刻的印象，他望着他的背影說：

他究竟是誰呀？

傷員自豪地回答：

咱們的恩斯特·台爾曼！

① 一五二四年領導德國農民大起義的領袖。

下水道排水站小屋的前面。馬丁·丙塞在入口处站崗。他向公園里注視着。从远处可以听见槍声。馬尔曼坐在他旁边的一张木凳上。每响一声，他就神經質地吓了一跳，他想跟丙塞攀談攀談：

这里只有你一个崗哨嗎？

丙塞并没有轉过身來，哼了一声：

嗯……

馬尔曼不安地欠欠身：

这不是太少了嗎？

丙塞保持他的姿态，搖搖頭：

……哦！

費特·楊森从小屋下面的房間里沿盤旋梯走了上來。馬尔曼站了起來，朝楊森走去，把手伸給他：

楊森同志，幸虧我碰到了你。三天來我在漢堡到处乱轉，尋找台尔曼。

楊森不去注意他伸出來的手。他嚴厉地揪着馬尔曼，說道：

从薩克森運來的武器怎样啦？

在下水道小屋上面的房間里。恩涅斷斷續續地結束了她向台尔曼作的報告：

是的，就是这样……真是可怕……那時工人們是願意战斗的……現在什么都完結了嗎？

台尔曼听着她的報告，但是他的思想已經在考慮這個問

題了：德國其他地方的工人群众癱瘓的原因是什么呢？他們不戰鬥的態度應該由誰來負責？他再次体会到他的漢堡战友頑強不拔地反抗占壓倒優勢的警察和軍隊的那種英勇精神。這幾天來的情景掠過他的腦海：載着士兵的火車不得不後退；在工人區的街上，國防軍和警察被迫投降；向前推進的街壘；那個幻想着未來的彼得……他走到恩涅身邊說：

這次咱們就撤退吧。但是咱們遲早有一天會勝利的！

咱們現在在這兒，並且要留在这兒，是不是，恩涅？……你表現得很勇敢，恩涅同志！和你父親一樣。

台爾曼把她跟她的父親來比較，台爾曼已經稱呼她為“同志”，這使她深深地感動了。她望着台爾曼，輕輕地說：

台爾曼同志……

台爾曼用目光鼓勵她繼續說下去：

恩，你有什么心事嗎？

恩涅堅決地說：

我要求入黨！

台爾曼緊緊地握着她的手。響起了國際歌的音樂。

在下水道小屋的前面。楊森憤怒地離開了跟他討論的馬爾曼。他朝通往上面房間的樓梯走去。他打算去請台爾曼來，而台爾曼剛巧從樓梯上走下來。楊森對着他說：

恩斯特，到這兒來，你听听這番話吧！

台爾曼向馬爾曼走去。馬爾曼裝出好像沒有聽見台爾曼臉上蔑視的神色。馬爾曼想擺出有能耐、有威信的架子：

从党中央来的，说得明确些，从布蘭德列尔同志那兒来的。他对漢堡这兒形势的发展感到驚訝。德國没有一处战斗。这当然很遺憾啦！國防軍已經襲击了我們。因此我們認為在目前举行武装起义还不是时候，说得明确些……

台尔曼：

我們是誰？党中央嗎？党中央有新的决定嗎？

馬尔曼：

党中央……情况这样紧，連个政治局會議都没法开……

台尔曼：

那末說是布蘭德列尔！……

馬尔曼：

假如您要这么說，就是布蘭德列尔。但是……

台尔曼厭惡地轉过身去不睬馬尔曼，但他从另一面走到台尔曼面前，并且發誓似的举起胳膊說：

这件事情当然不能对同志們明說，对他們，必須講得含蓄些……

台尔曼讓馬尔曼站在那里，自己朝下水道小屋的入口处走去。

在下水道小屋下面的房間里。这間小房間挤滿了武装的工人。台尔曼，楊森，跟在后面隔开一段距离的是馬尔曼，他們从盤旋梯走了下來。室內一片寂靜，大家怀着期待和嚴肅

的心情。台尔曼望望同志們的臉：

同志們，我必須向你們宣布一個非常嚴重的情況……
布蘭德列爾和他的集團竟是地道的叛徒集團。同志們，戰鬥既沒有在薩克森，也沒有在其他地方進行。
從薩克森來的國防軍部隊今天已經到了漢堡……

克力山·戴克諷刺地插嘴說：

那咱們的武器從薩克森運到了！

一個老工人用他的槍使勁地捶擊地板，流露出極端的憤怒：

真他媽的——該死啊！

克力山·戴克咆哮地說：

咱們高舉起旗幟打到底！就是咱們大家統統犧牲了
也不在乎！

他帶着一副挑戰的姿態，朝房門口走去。有幾個工人想
跟他去。台爾曼猛然轉過身來，壓制着感情申斥他說：

你發瘋啦！你這樣做就是謀害你的同志！你連一點
責任感都沒有嗎？……你這是無政府主義的做法！象
一個無政府主義者，而不象一個革命者！

阿斯姆森用惡毒的語調說：

咱們本來就不該拿起武器啊！

馬爾曼同意地點點頭。他用手指指阿斯姆森，好象他要
說：“這才是正確的話。”

戴克氣得發抖，在跟自己作思想鬥爭。台爾曼朝阿斯姆森
走去，冷淡地瞅了他一會，接着猛然一下把門推開，說道：

沒有人拖住你！你可以回家去。

他回轉身來，他背后的門敞开着，受到風吹，發出吱吱的响聲。但是沒有一個人走出去。一個個不時地望着台爾曼。空氣緊張得要爆裂了。現在台爾曼又慢慢地轉過身來，走到同志們中間，象變了一個人似的，用沉着而清晰的音調說：

同志們，你們曾經象英雄一樣戰鬥過。但是我們是孤立的。現在我們必須開始有計劃的退却……阿斯姆森同志認為我們本來就不該拿起武器，他說的不對。一九〇五年普列漢諾夫也說過這樣的話。但列寧是怎樣回答他的呢？應當更堅決，更有組織地，到處拿起武器來鬥爭。我們也正應該這樣做！

當台爾曼在引証列寧這番答復的時候，從戰士和同志們的臉上可以看得出他們同意的表情。現在台爾曼繼續說下去：

如果全德國的工人都拿起武器來戰鬥，那麼革命一定會勝利的！但有一點是不容辯駁的：我們鬥爭的失敗要比薩克森那種不鬥爭的態度強上幾千倍，要有幾千倍的成果，要有幾千倍的价值。我們大家都看到了那些似乎不可戰勝的敵人退到了死亡的邊緣。這是我們每個人都不會忘記的！現在必須組織退却！不讓一個戰士，一根槍，一顆子彈落到敵人的手里！

他突然走到克力山·戴克面前：

克力山，你來負責這個任務吧。

克力山·戴克深深地舒了一口氣。當他感激地望着台爾曼的時候，他的眼睛潤湿了。台爾曼命令道：

現在各人回到自己的崗位上去！

工人們沿着通往下水道豎井的梯階走下去。馬爾曼站在

盤旋梯上，沒有人再去注意他。他不知所措地臉冲着上面。他沿着盤旋梯走上去，對崗哨說：

誰把我送出火綫啊？

馬丁·丙塞從他短上衣的一只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槍，從另外的一只掏出兩顆蛋形手榴彈，對那個吓得向后退的馬爾曼說：

可惜我不能送你，同志！不過，你如果要自衛，送你點這個玩意兒怎樣？

馬爾曼：

開什麼玩笑！我要走！

丙塞指着房門，客氣地加重語氣說：

請吧！

馬爾曼怒氣沖沖地跑了出去。

靠近費爾布萊特住宅的十字路口。只有少數幾個工人還伏在街壘后面向這狹窄的街道射擊，其中有勃恩，楊森和戴克。最後的幾個戰士也一個跟着一個退却到下水道的豎井里。戴克開槍掩護他們撤退。一架軍用飛機緊挨着工人房屋屋頂的上空，划了一條陡的弧綫飛過去。在飛過旁邊小街的時候，它扔下了一顆照明彈。緊接着就有一輛裝甲車拐過小街的街角向前推進，車上的機關槍朝着空空的街壘射擊。在裝甲車后面，國防軍和警察分成一小隊一小隊，縮頭縮腦地向前推進。夸德跳到前面，咆哮着：

前進！跟我來！

士兵們進行沖鋒了。他們跳到街壘上，雖然街壘空無一人，但是他們仍舊害怕地向四周張望以防危險。夸德站在街壘上的一個垃圾箱上。他處在這突然改變了的形勢之中，一時感到不知所措；接着他做了決定，跳了下來，神經質地發布命令：

搜查屋子！碰到危險就向窗外開槍！

警察和國防軍士兵闖進房屋里去。

費爾布萊特家的樓梯間。警察闖進了這幢房子。他們在每一層樓上遇到家家戶戶都緊閉着房門，他們就用槍托敲擊這些緊閉的房門。有些警察把門踢通了。越來越多的警察從樓梯口下面走上來參加搜查。夸德帶了兩個警察想進入費爾布萊特家里。房門已經擊破了。費爾布萊特的妻子擋住他。夸德蠻橫地問她：

台爾曼在這兒嗎？

她保持十分沉着：

我不認識。

夸德憤怒地直向她沖去：

你丈夫在哪兒？

她依然傲慢地回答：

在歌唱聯合會。

夸德狠狠地推她一下。然後帶着他的警察沖了進去，並且命令：

搜查！

警察冲進了房間。人們聽見木器碎裂的聲音，在費爾布萊特太太的起居室內，警察在搗毀室內的陳設。夸德對着費爾布萊特太太咆哮說：

武器在哪里？快拿出來！

他舉手一掃，便把五斗櫃上所有的東西都掃掉了，其中也有一个小孩子的照片。費爾布萊特太太仍舊十分鎮靜地回答：

武器嗎？可以給您。

她走進厨房里，馬上就極其嚴肅地走出來，把小孩玩的一支木槍放到桌上。夸德氣呼呼地望着她，然後急速地轉過身來，氣呼呼地吼叫：

該死的混蛋！

他帶着警察離開了住宅。

漢堡城里商業區的一條寬闊的大街。大街上又照得通亮，但是商店的柵欄還依舊放了下來。警察巡邏隊混雜在逛街的市民中間。報販們喊着：

兩千名共產黨員被捕！其中有台爾曼的左右手——費特·楊森——！台爾曼已逃往莫斯科！

兩千名共產黨員被捕！艾伯特總統嘉獎了警察廳長霍恩！

在買報紙的行人當中，有馬蒂斯大夫。他皺着額頭正在讀報上的標題。人們搶着從報販手里購買報紙。

柏林，總統府。艾伯特的辦公室。霍恩坐在艾伯特的寫字桌前面。艾伯特站起來，在屋子裏走來走去。霍恩也站起來了，但是站在一張沙發椅前不動。艾伯特說：

您不要過分樂觀吧。這一場大火還沒有熄滅……漢堡已經成了全國急進派的燈塔了……我們還沒有翻過這座山哩……

霍恩自鳴得意地說：

但是現在漢堡一切都太平無事啊，總統先生。

艾伯特簡直難於壓制他的怒氣了：

您還真有臉說這句話！過去和現在一切全怪漢堡……而您，身為警察廳長……

他輕蔑地把手一擺說：

人家期待您做的最重要的事，您還沒有做哩……台爾曼仍舊逍遙法外。

哈姆斯住宅前面的樓梯過道。在光綫昏暗的過道里，一個運送啤酒的馬車夫沿樓梯走上來。

有兩個工人在一家住宅的門前談話。

一個工人說：

……就干脆逃到莫斯科去了！

另一個工人氣憤憤地回答：

你也相信報上胡說八道的一套鬼話！不，保爾，台爾曼不會逃的，他不會的！應該信任台爾曼！

這個運送啤酒的馬車夫打他們兩人身旁走過。他按一家

住宅的門鈴。用鎖鏈扣着的那扇門便開了一道縫。車夫低聲說：

開門呀！

恩涅睜大了兩只眼睛從門縫里對台爾曼望望，說道：

是你？

她敞開了房門。

我簡直一下認不出你了，台爾曼同志。

哈姆斯住宅前面的街上。在人行道旁停着一輛啤酒車。車夫的副手抽着烟斗坐在趕車的座位上。一隊警察巡邏隊穿過街心。一個警察走到這個車夫旁邊：

身份証！

這個車夫挺費事地掏出他的皮夾來，當他把皮夾遞給那個警察的時候，他說：

您找什麼人嗎？

警察喃喃地說：

台爾曼！

這個車夫又把他的身份証揣起來：

得了吧，您難道沒有看報嗎？他在莫斯科哩。

在哈姆斯太太住宅的房間里，坐着台爾曼，費爾布萊特，威爾布南特，勃恩，克拉麥和戴克。台爾曼說：

就在造船廠……克力山，你擔任糾察工作……

有人按門鈴。大家都注視着。門鈴聲音又響了。恩涅離開房間去開門。馬蒂斯大夫站在住宅的門前。恩涅放心說：

噢，是您啊，大夫先生！

她讓他走了進來。馬蒂斯大夫問道：

唔，您母親好嗎？

大夫跨進起居室，當他看見坐着這些人的時候，他楞了一下。他認出了台爾曼，就朝他走去：

是您？……我也以為您真在莫斯科了……

他低聲地繼續說：

幸虧碰見了您，台爾曼先生。我可以跟您談一會兒嗎？

他們稍微走到旁邊一些，在房間的一個角落裏。大夫悄悄地對台爾曼說：

我已經注意到，恩涅很喜歡楊森……說簡單些：特別法院院長今天將要宣判楊森的……死刑。我是從我一個病人那兒聽來的。我想讓您現在知道這件事是很重要的。我們得叫這個姑娘有個準備。

台爾曼沉默而嚴肅地瞅着這個大夫，握着他的手說：

謝謝，大夫先生！您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很大的幫助！

大夫和恩涅走進旁邊的房間裏去。台爾曼又對着同志們說：

咱們進行下一項吧：監獄裏的情況……

漢堡的監獄教堂。因為所有的牢房都擠滿了人，所以把教堂改成臨時的候審監獄。在教堂寬大的正廳石頭地上鋪着草袋。屋裡擠滿了犯人，其中一部分人受了傷，頭和四肢用綑帶扎着，躺在草袋上。其他的犯人一群群地站在一起。沉重的教堂大門打開了鎖。監獄的看守衝着屋子裡喊：

加一個犯人！

鄂托·克拉麥走了進來。背後的門隨着就關上了。克拉麥被同志們包圍着。有一個人惋惜地說：

鄂托，你也給他們抓住了？

克拉麥微笑地回答：

嗯，是我幫了他們一點忙，才給抓住的……請大家都聽着！

越來越多的犯人朝他擠過來，克拉麥說：

台爾曼派我來的。今天造船廠和碼頭的工人採取行動。咱們也要行動，那就是絕食。這是為了拯救費特·楊森的生命。

審判長的辦公室。審判長穿了法衣靠着寫字桌，桌上擺着成堆的文件。恩涅·哈姆斯坐在他前面的沙發扶手上。審判長不情願地說：

要跟判了罪的犯人結婚……？當然羅，我們必須尊重您的要求。不過，我實在不能理解，您這樣做抱着什麼目的。

恩涅坐在那里，一点不露出声色。人們感覺到她在竭力抑制住自己。她以坚定的語气說：

我坚持要这样做！

審判長以打探的口气說：

您为着什么呢？拖延执行的日期嗎？但是我請您注意，按照法律上的規定只能延期兩天！……

恩涅坚定地重复着：

我坚持要这样做！

審判長嘲笑地說：

或者您是貪圖寡婦津貼嗎？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給您的！

恩涅受了这番侮辱并不生气。她說得比以前稍微低一些：

我还是坚持！

審判長急躁起來了：

哈姆斯小姐，您是要跟一个死人結婚，这点您明白嗎？

恩涅用尽全力來抑制自己，因为她坚定不移地相信楊森能够得救。她坚决地說：

我还是坚持！

在監獄里，楊森站在單人牢房的柵窗前面。他凝視着正方形窗格里露出來的那塊天空，他給人一种剛強不屈的印象。这时有人輕輕地敲牢門。楊森赶快走到門旁。他对着裂

繼悄悄地說：

有什麼事嗎？

那個伙夫在牢房外面回答：

台爾曼有封信給你！

費特·楊森高興得激動着：

台爾曼的信？……給我！

伙夫：

我晚上把它藏在面包里！

楊森：

信在你身邊嗎？

伙夫：

在！

楊森馬上果決地用匙柄把牢門上探視孔的玻璃打破，說：

把信給我！

伙夫把那封折疊好的信從洞里塞進去。然後他留意地向四周望望，把牢門前的玻璃碎片收拾起來。

楊森在牢房窗口看完了台爾曼的信。他自豪而充滿信心地挺起了身子。

教堂監獄。大多數的犯人筋疲力竭地躺在草袋上或石板地上。一個工人拿了一塊尖石頭在耶穌象的底腳上刻了一回。他在數回數，這是第七回了。躺在他前面地上的年輕的彼得說：

絕食七天了。一個人能挺多少天？

年長的說：

我知道有个人，他曾經支持了二十八天。

彼得很慢地說：

二——十——八——天。

監獄的看守和兩個伙夫帶了滿滿几桶飯菜走進來。看守對犯人們說：

還是放聰明一些吧，各位，吃吧！你們這樣只不過害自己罷了。你們瞧，七天的肉全在鍋里呢……

說着，他就拿起一个大杓，从桶里掏出一杓飯菜，举得高高的讓它滴回到桶里去。飯菜的香气布满了屋子。鄂托·克拉麥挤近一个伙夫的身旁，悄悄地問道：

有什么消息嗎？

伙夫：

罢工还在坚持，造船厂沒干活。

年輕的彼得慢慢地朝飯菜桶走去。飯菜的香气直扑他的鼻子。他的一双眼睛充滿飢餓的神色。鄂托·克拉麥在注意着他。彼得走得离飯菜桶更近了。犯人們都注視着他。看守拿着一只白鉄鉢子，洋洋得意地微笑着。鄂托·克拉麥注視着这个青年工人的每一个动作。彼得猛然一跳跳到了桶边，用脚一踢，把飯菜桶踢翻了。飯菜流在石板地上……

在監獄里。看守長怒气冲冲地：

为什么把門上的探視窗砸碎了？

楊森：

為了讓新鮮空氣進來！

看守長發起脾氣來，威脅着說：

总有一天把你們大家都活活悶死……

站在看守長旁邊的伙夫倔強地說：

咱們共產黨人是請了假的死人！

楊森想起台爾曼所說的話，他不睬看守長，對着伙夫說：

不對，同志……咱們是美好生活的產婆！就是這
樣！

造船台前面的船廠工地。成千的工人集合在一起。越來越
多的人向這兒涌來。台爾曼站在一輛卡車的頂上。所有的人
都瞅着他。一個個臉上都充滿着決心和信心。台爾曼說：

階級同志們！兄弟姐妹們！全德國工人的團結已經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別法庭曾經把我們的同志費
特·楊森判處了死刑，可是在我們戰鬥的工人階級
的壓力下，它被迫撤銷了死刑判決！

人群里響起了暴風雨般的掌聲。恩涅臉上容光煥發。她
的眼睛里噙着愉快的淚水。台爾曼的聲音在繼續着：

同志們，經過我們的鬥爭，我們已經把劊子手手里的
斧頭打掉了……

又是一陣暴風雨般的掌聲。

在造船廠大門前，約有二十個工人帶着藍色的遮擋帽在

各个入口处放哨。三个强壮的男子戴着礼帽，拿着手杖走上前来。他们向着造船厂的院子望去，看见台尔曼在那里讲话，就想走进造船厂的大门。一个戴着遮檐帽的纠察员阻止他们进去。这三个大汉中的一个粗暴地问道：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克力山·戴克向他走来，眼睛紧盯着他，并把右手仿佛无意地插进自己上衣口袋里，好象口袋里有一支手枪似的。他嘲笑地回答：

怎么会有这样好管闲事的人？

那个戴着礼帽的男子掀开了上衣的翻领，露出他刑事警察的符号。这一来他和他的两个同伴马上被纠察员包围住了。克力山·戴克把手搁在一个刑事警察的肩上，十分客气地说：

请你们留在这儿，别扰乱我们的休息时间……

台尔曼在继续他的演讲：

朋友们！同志们！被劳动群众的贫困所逼迫，被通货膨胀的空前灾难所驱使，被革命的精神所鼓舞，漢堡最优秀的最革命的一部分工人拿起了武器，跟资产阶级展开了战斗。

摄影机对着参加大会的工人慢慢地移动着。它停住拍阿尔图·费尔布来特和他的妻子，拍年老的威尔布南特和勃恩·恩涅和海恩·赫贝尔，罗莎·台尔曼，爱玛·克拉麦，和在巷战中送手枪来的那个老太太，停住拍火车司机马丁·丙塞和

其他許許多多在十月的日子挽救過德國工人階級榮譽的台爾曼的戰友。同時，人們可以聽見台爾曼的聲音：

他們抵抗一支比他們強大二十倍的武力，堅持了三
天三夜。他們進攻，他們犧牲，他們退却，可是他們
沒有投降。他們是為了建立美好的德國而戰鬥的！
我們知道：在柏林，在魯爾區，在薩克森，在全德國的
各個地方，工人們都願意戰鬥。但是叛徒和機會主義
者在背後襲擊了他們。

今天任何一地的工人，即使他們具有最高度的英雄
氣概，但如果他們不和全國的工農群眾結合起來，那
一定要失敗。因此，今天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的先
鋒隊來說，它的首要任務就是組織和團結全國各工
業中心和各大城市里的工人階級……

現在攝影機又在拍攝台爾曼了。他對將來的勝利充滿信
心，用下面的話結束了演講：

……黨要求我們對事業要有牢不可破的忠誠。這種
生死不渝的忠誠，需要信心，並且它也把信心貫注到
我們階級力量中去，到民族最優秀的力量中去。

台爾曼的話被在漢堡發射了第一槍這支歌曲的旋律融和
了。音樂聲慢慢地高起來。等台爾曼講完話的時候，全體到
會者都唱起這支歌。當銀幕上的畫面已經漸漸隱沒的時候，
歌聲還在繼續地響下去，它充滿了電影院，作為影片里的事蹟
和現在之間的橋樑。

——完——